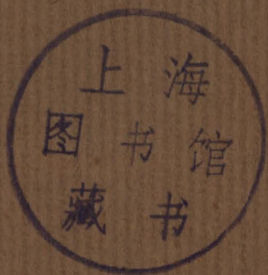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



上海總工會圖書館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identifying the library.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301B

內科陸士諤診例

(科目)

傷寒 溫熱 痛脹 喘咳
瘡癩 婦科胎 產調經帶下

各雜病

(診金)

門診 二元

出診 英租界六元 法租界

八元 法新租界十元 美

租界十元 公共租界西區

十元 華界十元 徐家匯

十五元 楊樹浦十五元

愚園路十五元

拔號加倍 號金加一 通函

論症四元

(時間)

門診 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 下午三時至六時

(寓址)

上海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第二家

青浦陸士諤先生。自甲子歲江浙兵亂。由松江避難來滬。就診者戶限為穿。先生初到時門診每日祇限十號。奈後至病客婉謝為難。於是廣為十五號。至乙丑閏月又廣為二十號。遂留不去。治病成績。各報傳揚。(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屢有先生治病奇績登載)為晚近醫林所僅見。而診所四馬路上海圖書館地方湫隘。致彼時有「醫術之高為上海第一診所之陋亦為上海第一」之傳言。同人等力勸遷地。久之始賃得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第二家坐北朝南三開間石庫門新屋。從此窗明几淨。或可一洗年來陋隘之恥乎。時還書局啓。

著名醫士陸諤診之餘健著

劍俠全書

拾大種

俠義
小說

南兩
北派

總發行所上海

梅白格
里八百

卅一號

和時還書局

啓

- | | | | | | | | | | |
|---------|---------|----------|----------|---------|----------|---------|--------|--------|--------|
| (十) 新劍俠 | (九) 小劍俠 | (八) 七劍三奇 | (七) 七劍八俠 | (六) 血滴子 | (五) 八大劍俠 | (四) 三劍客 | (三) 白俠 | (二) 黑俠 | (一) 紅俠 |
| 洋裝一元二角 | 洋裝一元二角 | 洋裝一元二角 | 洋裝一元二角 | 洋裝一元六角 | 洋裝一元六角 | 洋裝一元二角 | 洋裝一元六角 | 洋裝一元六角 | 洋裝一元六角 |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清初劍俠分南北兩派南派出自峨嵋北派出自崑崙然兩派本隸一宗其離合之緣由各有極神秘之歷史本書之紅俠黑俠白俠北派劍俠也八大劍俠血滴子七劍八俠七劍三奇小劍俠新劍俠南派劍俠也而南北兩派分合之總關鍵全在三劍客一書陸士諤君診務旁午已不撰述小說本局因三劍客關係南北兩派離合一再商懇時及兩年僅得脫稿而讀者催促之函已幾盈尺亦足見此書之價值也茲因三劍客出版之始特定出優待辦法以作此書紀念

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零售特價三角如合購全部拾種計十五册定價大洋九元祇收成本洋四元特贈大號錦匣二只外埠加郵費一成
外埠郵匯不通之處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目錄

萬總兵

費聲豪

義犬

李博亭

金壇縣署之神鬼

呂實夫

王石谷山水畫記

章子恬

書義僕張郭事

費聲豪

酒戰

費聲豪

變十節遊古物陳列所記

呂實夫

九華遊記

陳尚煦

記奉天紅鬍子

岑有常

家怡齋公軼事

朱紫龔

何士英

陳國章

狐仙

朱紫龔

李生

費聲豪

河神

朱紫龔

程某

張傳普

徐寶山軼事

朱紫龔

某校參觀記

金可莊

西湖游記

方陶民

戚氏

費聲豪

林剛

李博亭

伍女珠還

盧望之

燕京游記

強化誠

余氏婦

盧望之

翠娘

張柏蓀

義丐

陳尙煦

燕京游記

強化誠

宅異

盧望之

書劉孝女事

陳言

礦中僧

盧望之

張孝女傳

汪嗣伯

張叔憲

盧望之

胡慎修傳

汪絮如

王良常

莊祖蔭

鄰女月英傳

顧青瑤

朱某

周遲

琴盲傳

陳小蟻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一）

●筆記一（丁巳八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萬總兵

費聲豪

原作父早歿下有性
至孝三字予爲刪去
蓋不必先言其孝而
下文自見
補一句細否則不得
謂之孝矣

萬總兵者名彪武。字曰勇。東魯人也。少貧。爲人任粗役以度日。父早歿。母衰老多病。彪武事之有至性。所得值悉以奉甘旨。不肯自私。一錢髮逆亂起。彪武走投某帥麾下。以斬級功。官總兵。時其母蓋已死矣。彪武恒中夜徬徨。呼其母而悲曰。昔彪武貧。母思食。往往以其值昂。不能致。今爲官。財裕矣。而吾母卒。吾安用是官哉。因大慟。合營爲之泣下。又嘗獨坐營中。念母不已。涕泗縱橫。忽聞擊鼓聲。則破涕笑曰。幸有賊在。供我殺。差慰父母於地下耳。上馬殺賊。皆授馘。遂亦自忘其悲。彪武身巨偉。髮鬣然而目有神光。獐

句鏗

簡練而有聲色是筆
記上乘

一齒於脣外見者皆駭走每戰握巨刃奮呼而前當之者無不披靡膽雄巨嘗夜率壯士百人乘月色疾馳數十里直入賊營斬其渠之首以歸賊憚之甚呼爲萬天神彪武雖以勇力聞而多智善變尤爲其部下所歎服一日從二百騎挾弓矢獵於野忽遇大隊賊彪武曰彼衆我寡若與之戰縱能勝死傷必多不如給之乃引衆入林薄曰橫列之張若弓一發出五矢不必殺賊但求矢出足矣賊近林中弩出如蝗大驚以爲有衆伏急引去而二百人者竟無恙彪武隨某帥轉戰五六年所向有功最後戰粵西之某郡時賊大集我軍敗績而彪武遂以是役死矣彪武嘗於賊中得一民婦娶以爲妻生子曰承威亦孔武有力人見之者猶想見彪武云聲豪曰如萬總兵者倘亦所謂義勇之士歟奮呼殺賊何其壯也

天廬我生筆記

得官悲痛。何其孝也。然史既不爲之傳。而私家記載亦無一二。及者。遂使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其名默焉。無聞則其事誠足悲矣。雖然。洪楊之役。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名不傳者。豈特一萬總兵已哉。又安得一一訪其遺聞軼事而爲之一一傳哉。然則吾之傳萬總兵者。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寄百端於茫茫耳。嗚呼。是又可悲者矣。

原作(念母不已)下係(泣下數行)又(差堪慰父母於地下耳)下文只(自是遂不復悲)一句餘均無甚改易此文簡鍊老當寫人物勃勃有生氣是得力於史遷者計分爲(甲一〇〇分)

金壇縣署之神鬼

呂實夫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顧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則以孔子之聖。亦未

今縣署乃故學院所
改相傳爲前明縣丞
署某公全家殉難於
桂花台下今在合倫
存惟不見於志乘予
在金沙署中常聞緣
吏言與原正太空故
據拾野聞實之

嘗斷言其無也。大抵人秉天地之氣以生。形死而氣不滅。則必有
一物焉。但不名之爲人而已。故予以爲氣之清者爲神。氣之濁者
爲鬼。介乎神鬼之間者爲人。故人可以爲神。爲鬼亦視其所秉之
氣爲何如耳。余十二歲時當聞先伯述金壇縣署之衙神及鬼聲
窺二事。由今思之。其事或有因也。先伯語予曰。予知金壇縣事時。
接篆之日。胥吏奉香楮。請循例祭衙神。予以事屬迷信。置不理。入
夜假寐室中。忽吏人入白。有客見謁。予遂出。迺絳衣烏帽。赫然
爲前明之人也。予駭而醒。亦殊不以爲異。翌日聞士紳述故事。則
明末某公實殉難於此。室外階石之左有花臺一。即其埋骨處也。
縣署之東有土阜隆然。登樓可望。一夜魚更已再躍。月明星稀。銀
河亘天。予與幕友某君憑欄遠眺。以翫西樓之月。某君忽驚曰。明

日命案至矣。不見土阜之上。有一黑物。躍躍然自草中出耶。此爲鬼物。每出現。則明日必有慘案發生。其驗乃如商羊之舞。靈鐘之鳴。予笑其妄。而凌晨盥漱未已。檢驗吏已入侍矣。先伯性剛直。生平闢邪說。甚力。獨於此二事。則津津道之。謂其中亦有物理存焉。予生也。晚惜未聞。其後論至今。思之母亦天地之氣。使然歟。彼絳衣烏帽之人。爲國而死。正氣昭然。宜乎其爲神也。而土阜之上。應時而現之。鬼物得毋爲厲氣歟。厲氣忽鍾於人。於是心膽橫決。殺人乃不眨眼。而慘案出矣。或謂慘死之人。冤氣不散。乃憑藉一物。出沒於楓林月黑之時。此理亦通。吾非好爲迷信之談。以其事近哲理。故筆記之。以當豆棚閒話。亦以誌吾先人之遺言也。

附原作

(甲 50 分)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其所以不言者。乃非不言而不足以與常人言也。常人少所見而多所怪。每謂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無形無色。不足據憑者。孔子不屑言之也。殊不知神爲天地之清氣。鬼爲天地之濁氣。飄渺無常。可隱可現。不若人具肉體。祇能現而不能隱也。余十二歲時。曾聞先伯有云。金壇署之衙神及鬼聲冤二事。迨今證之。鬼神均一種氣體。絕非無有。可無疑義。先伯曾署江蘇金壇縣知事。當接篆之日。須照舊例祭衙神。而先伯破除迷信。以爲幸治是邦。表率一方。國計民生。當務之急。而百政未施。首祭神。大非所以警邪僻。示正道也。絕對排除舊例。爲我當務之急。何必人所爲者。我須爲也。則該日之接篆。非昔日之接篆。香烟繚繞矣。一日無話。轉瞬已交夜色。公事房中有一肅然靜坐者。乃縣長公餘之暇。假寐室中也。忽見役人入稟。有客求謁。縣長整衣。迓迎。客衣紅袍。冠紗帽。全係明代服制。以賓主之禮就座。畧爲寒暄。即展詞。邦族。客曰。予乃本衙衙神。特來拜謁耳。語

該字惟公文中。有之。不宜用於別種文字。此爲白話小說。何可用於文言。

金壇城中備有土庫
距無高也

該字備公文中
不宜用於別種文字

逆黨雜雜
多嫌未富

舉。即忽忽告辭。縣長愕然。不覺醜醜。醜則四顧無人。惟有孤燈一盞。燭淚滿室。而
客不知何所在也。噫。此事固可尋味。而晝日言及衙神。諺所爲心頭想之所致之。
或許然也。尙不足奇。而最可奇者。惟鬼聲冤一事。頗可動人聽聞。縣署之前。高山
矗然。署與山相距里餘。署內舉目即可望其山巔。一日夜晚。時交二鼓。月明。希
銀河在天。縣長與一幕友散步庭中。籌商要事。忽見幕友驚曰。人命訴訟。照日必
生矣。不見夫署前山巔。有一黑物躍躍乎。蓋每逢搶殺案件。先一夜。該山必見黑
物。然非案案如此。十或一二。有則必非告發。可斷言也。有時夜靜風順。啾啾哀悽
之聲。直達耳鼓。豎人毛髮。不寒而慄。如此例有年矣。足爲人民案件之兆。今夜來
聲冤矣。候明日之告發可也。縣長爲一方人民之父母。何堪遭此慘聞。一夜未安。
輾轉不寐。鳴雞唱曉。東方向曙。而縣長起矣。少頃差役入報。距城幾里之某莊。
里數與莊名不復記憶。一行客被賊搶殺。噫。何竟驗昨夜之言。如此其速也。綜上

觀之神也。鬼也。有歟無歟。吾是以不信而又信也。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二）

●筆記一

天虛我生潤文

書義僕張郭事

費聲豪

吾嘗謂舉世混濁。恥廉道喪。鬼蜮伎倆。方日出而不窮。滔滔皆是。寧復有禮義可言哉。僕人張郭。其所爲事。乃足以愧末世而挽頹風。張郭魯人。父貧賤。衣食日用皆不給。乃自鬻於富室楊氏爲僕。少從里中無賴遊。有椎埋之習。既入楊氏家。舊習不改。時與諸兒作擲塗賭跳之戲。或仰首嗚嗚唱俚歌。他僕忤之。則努目申申。詈不少屈也。楊有古瓶一。爲乾隆間物。一日郭與諸兒戲。偶觸置瓶之几。几倒而瓶碎。家人譁然。咸曰逐之。逐之。楊曰。是奴雖頑劣。然頗有忠心。緩急或可用。且以一瓶之微。故令彼失棲息之地。亦吾

所不忍也。郭遂安然無事。又一日。楊宴客。令郭進饌。久之不至。使人視之。則於他室席地坐。方擁數饌而啖。又一笑置之。魯風强悍。好鬥。往往以些微之故。而起蠻觸之爭。某日。楊家所豢豕。突入鄰人圃。踐損花卉。鄰人縛而宰之。而餽楊豚。楊受之。不知其已豚也。僕中有知其事者。以白楊。楊怒。登其門而責之。鄰人突出。僕役十餘人。毆楊。鱗傷。回至夜而卒。家人控諸有司。而鄰人先以苞苴入。不得直。郭以頭搶地。悲呼曰。我主人慈善而有德。今乃爲人毆而斃。甚矣。天道之不親也。張郭冥頑不靈。從我主人而食其祿者。數年於茲。功有賞。過無責。他人不以我爲人。而主人不以不肖視我。我今自視其奚若。乃夜踰牆入鄰室。斬鄰人之首。以出。明發。詣縣自首。已以利刃自刎。死。頸血濺官面。堂上盡失色。彭君楊芬與楊

有蔦蘿親爲余道其詳如此。

原作未錄存計分(甲95分)

雙十節遊古物陳列所記

呂實夫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爲南北統一之五週紀念。各機關停止辦公。校生給假。而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則於是日減價售券。以便游人。夫陳列所者。新名詞也。而所陳之物。則名之曰古。其必有可觀者歟。余因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嵯峨。建築宏奐。琉璃作瓦。色燦燦如黃金。石堦光澤。滑幾不能容足。氣象之雄壯。裝飾之華麗。誠所謂帝王之家。非尋常可比擬也。抵武英殿門首。購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矗。兩廡相應。神宇爲之一軒。古物即陳列於三殿之中。正殿所列尤多且珍。但皆漢代以下。

之物最古者。僅一周鼓而已。此外漢鼎宋磁。分處陳設。歷代奇珍。咸萃於此。寶石之花木盆景。珠玉之文房器具。大抵爲世所罕見。物不恆有者。星基羅布。如入五都之市。亦不勝以僂指數。家常用品。亦無一不鑲金嵌玉。其制作之工。舉世殆無其倫。五光十色。目幾爲眩。不覺嘆曰。是誠所謂人間天上。彼琳宮貝闕之中。想亦不是過矣。游覽旣倦。相繼出西華門。斜陽映人眉睫。猶作珠光寶氣。氤氳而未散也。旣歸寓所。復相品評。友人曰。此中陳設。固多希世之珍。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化公有物爲私有矣。吾因慨然曰。吾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慆慆。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卽小可以喻大。卽此可以知他古物陳列所者。中外之所觀瞻。人民之所注目。乃猶竊盜公物。

據爲已有。毋亦類於匹夫懷寶徒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吾將拭目俟之。

附原作

(甲70分)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南北統一紀念。雙十節也。機關停公。學校放假。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亦於是日減價售券。以表慶賀。夫陳列所名之曰古物。必無近代物品可知矣。而所在又爲京師首善之區。中外之所觀瞻。內中珍品。當復不少。故人莫不以一觀爲快。余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之建築也。宏規式廓。華麗崇閎。琉璃爲瓦。黃色燦爛。玉石爲階。潔白如霜。氣象之雄壯。工程之浩大。眞所謂帝王之家。殆非尋常所可比擬也。徐徐行來。抵武英殿門首。買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臺。兩配相應。燦然一新。而古物則陳列於三殿之中。然三殿惟正殿所列者多且珍。內皆漢代以下之物。其上僅周鼓而已。漢鼎宋磁。分處陳

詞配二字只宜用於
祠廟

設。歷代奇珍。咸集於此。寶石之花木盆景。珠玉之文房器具。世所罕見。而陳設滿室。難以枚舉。他若錦綉龍服。以及家常用品。無一不鑲金鉗玉。而其製造之工。且巧也。五光十色。紙醉金迷。不覺嘆曰。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參觀古物陳列所。而後知寶器珍品。聚乎此也。相繼閱畢。遂由西華門出。即歸寓所。聞諸友人言。內中陳設。固所希奇。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均屬私有物。而非公有物矣。噫。吾中華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慆慆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就小可以喻大。即此可以類推。古物陳列所者。萬國之所觀瞻。中華歷代珍寶之藪也。陳設之優美與否。一國之體統攸關。與其儲於私有。使之淹而不彰。何若置爲國有。俾萬國嘆美且也。內中陳設。均熱河行宮所藏。不過爲吾國珍寶之一部。其他之大部分。則供一人之私好。均泯而不見矣。惜哉。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三）

●筆記三

天虛我生潤文

記奉天紅鬍子

岑有常

中國地大物博。會黨林立。其尤著者。在四川則有袍哥。在山陝則有白蓮。在奉天則有紅鬍子。其黨徒甚衆。魄力亦大。至內部組織。則綱舉目張。雖政府機關對之。有愧色焉。客有新從關外來者。述紅鬍子事甚詳。濡筆記之。命名曰紅鬍子。非必人人皆碧眼紫髯。如孫氏家兒也。聞之老於關外者曰。紅鬍子善用鎗。常以紅纓塞鎗口。至射擊時。則去而啣之。遠望若紅鬚然。故以名也。其人多東三省。及內蒙土著。平時居家。交際如常人。官吏不之問。亦不敢問也。且其劫掠不在近鄉。有所取。必千百里外。故託居之地。土人往

長句甚勁

原作兩句皆作居民
客商以及地方官吏
云云排比不化文氣
纏滯

往與之交歡。以備緩急。歲時伏臘。饋遺相望。蓋土人寧交鬍子。不交官兵。官兵擾民。而鬍子所在。官兵不敢至也。鬍子有首領。餘衆悉遵其號令。大首領管地千里。次則五百里。再次則百里。或五十里。管千里者出一令。則千里內居民客商及地方官吏駐防兵士之生死繫焉。管五百里者出一令。則五百里內生死繫焉。管百里或五十里者。其號令之所及。亦莫不然。官吏之駐防者。所在多有。然鬍子出沒不常。用鎗若神。官兵雖多。非其敵也。鬍子之矯健者。能於火車行時。上下如風。又能用快鎗射小鳥。無虛發。故人畏之如鷹隼。然以理遇之。頗樂爲人用。若錫良督奉時。有委員奉差至吉林。道出鬍子所在地。知不可免。迺造其首領。請謁。首領慇懃接見。慰問周至。爲之置衛而行。沿途虎豹盜賊。皆賴以免。嗚呼。孰謂

以購論續 領覺此文
不爲徒作

盜賊之流而不爲仁義器耶。方今疆場多故。強隣虎視。使能招之。成軍。統以良將。則赫然于城東北之保障也。不然則北走胡而南走粵。楚材。晉用。恐招之不復返矣。豈不惜哉。

何士英

陳國章

何士英者。吾邑駐防隊之隊長也。少有大志。嘗就讀家塾中。勤劬不倦。弱冠入泮。文名藉甚。一時名宿。無不樂與之交。後見中法中日諸役。怦然有感。乃襲班超故智。投筆從戎。當何初駐吾邑。人咸輕之。蓋何以前諸人。均非善類。怠於事而冒於利。衆以此疑。何必其嚆也。詎未兼旬。事竟出人意料。初非衆所夢想能及矣。何蒞鄉後。駐兵關聖廟。廟去市遠。幽靜絕俗。士英每徜徉山水間。自尋其樂。間訪鄉耆。抵掌閒談。娓娓竟日。村人以其煦煦可親。亦喜與遊。

擲刀放火亦何蓋
已測失之所特
不明寫

蓋何每日除上午訓操外。餘暇頗多也。平日御下。恩威並濟。惟其如是。故部下遇事。必服從其命令。雖死無辭。一日清晨。何正練兵廟外。陡聞人聲鼎沸。黑烟蔽天。知有祝融災。卽令所部去鎗。取長刀健步往救。已則乘騎挺刀。率衆向火光去。至則知爲袁紳宅後竹園中也。傍園有草舍一椽。本窶人居。以早炊失慎。延及竹園。何旣至。先令村人退。復指揮衆兵以刀斫竹。須臾盡斷。火乃熄。村人欣然。呼聲震數里。紳揖謝。置酒酬勞。自後。士英之名。聞於遐邇矣。越數月。嶮縣之亂興。蓋是歲適大旱。赤地千里。飛蝗蔽天。一般饑民。遂以無食爲辭。蠶然而起。遍掠富室。而土匪卽乘機揭竿和之。於是勢益熾。大肆搶劫。數十里中。幾無安枕之地。事聞於有司。令何往剿。何奉檄。卽日率部下首途。臨行祭旗。告祝於關聖像前。腕

上玉鐲墮地碎。衆大驚。疑非佳兆。何則。從容如故。某什長稟曰。此行固不可緩。惟預兆若此。盍弗託故辭。士英正色曰。若何言。得毋癡耶。須知國家之養吾儕。所以除暴安民也。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若豈不知。且平日國家之遇吾儕。亦不云薄。及茲有事。卽圖僥倖。縱有司准吾請。而吾儕清夜捫心。能無汗顏乎。脫尙不知恥。人亦將加以不勇之名。况一鐲之碎。胡關休咎。即不幸而戰死。亦分內事。丈夫生天地間。當具百折不撓之氣。詎可畏死而中懾耶。設謂此去知必死。因嫁諸他人。則他人豈能倖免。而吾乃蒙不義之羞。不勇不義。何殊禽獸。幸諸君此後勿萌退志。但努力殺賊可耳。衆軍聞言。莫不肅敬。於是歡呼而行。村人爭集道旁。餞以酒肉。維時賊勢雖盛。然皆烏合之衆。一旦聞官軍至。已各自危。而尙勉。

原作未錄計甲9分

強一戰。既經敗北。遂紛紛若鳥獸散。大似草際晨霜。一遇旭日。即化無遺。何乃班師凱旋之日。村人歡迎之盛。不言可知。何以剿賊建勳。遷任他處。然鄉人之稱頌何者。至今猶不少衰。

李生

費聲豪

李生者。楚人。幼穎異。不同凡兒。長從某宿儒讀。遂通五經。爲人任俠。有奇氣。友朋急難。無不舍身以赴。鄰有王氏女。曰香雲。殊色也。一日。從其父游闌若。遽爲強暴劫之去。王大驚。而不知劫者爲誰。有知者告曰。此縣令子也。王亟赴縣訴於令。令固知其子之惡。顧又不肯自承。則顧左右曰。公子非在戚串家耶。左右皆唯唯。令曰。然則王某之言妄也。在法當坐誣讟罪。姑以鄉愚勿深責。役隸遂呵王出。王初亦疑誤。然而人言鑿鑿。並有目覩。縣令子指揮其健。

僕乃謀諸李。李怒曰：「狼子野心，敢如是耶？」乃捉筆爲詞，語甚激昂。中有云：「父爲執法，而子爲盜，苟不之理，必上控其母悔。」詞進，令怒甚。立召王至，謂之曰：「汝堅謂汝女爲我子劫，果有證據，有則令出證。」王惶懼無以對。久之，乃舉知者以告。及對簿，則知者皆曰：「不知。」令曰：「誣告不坐，可一而不可再，不示儆，汝直以父母官爲兒戲矣。」命左右笞之百，並問狀詞孰爲捉刀。王以李對，令素惡李，而未得間，遂拘李，加以訟棍之名，杖而囚之。家人極力營救，不得出，乃赴省上控。令懼，以巨金關說，遂弗理。令自是恨李刺骨。會有劇盜被逮，令陰使人唆盜攀李，許輕其罪。於是李遂被誣爲盜。故事，罪當辟者，必解省。昭鄭重也。李旣被誣，遂與盜並繫就道。出邑門，家人環集哀泣。王某亦至，伏地悲呼曰：「李君以我故，遭此奇禍，此去脫

不諱者。我何以對李君。遂大哭。觀者皆酸鼻。惟李則殊漠然無動。顧王曰。若母然。吾與賊民之官。自不兩立。彼不死而我死。天也。於汝何尤。乃不顧而去。隨衆行三日。至一野。灌莽遍地。四無田舍。有兩婦人迎面而來。其一紅錦抹首。玉貌艷絕。其一體態輕盈。嫵媚入畫。皆好女子也。行近。抹紅錦者突出刃。指役曰。速釋李生。不則有如此樹。言時一揮手。道旁樹折矣。役大驚。顧其爲女。易之。各出械鬥。俄頃。一役斷兩指。一役喪其耳。抱頭各竄。而一女已刦李生去。一女後至。笑曰。香雲腕力。殊不弱也。李詫其名與王女同。詢之。則笑曰。紅錦兒果王女也。曩爲縣令所刦。兒適見之。乘夜踰垣入。竊負而逃。今兩年矣。不令歸者。以其父方向令索女。偷女歸而爲令知。則其父必無幸也。且是兒方習劍。期其有成。故至今日。復謂

女曰。此汝恩人也。宜以身事之。且出二百金曰。此區區者。足爲汝二人一年之用。我事已畢。去矣。遂飄然而逝。李視其處。乃一古廟。問女爲誰。則王亦不知也。李遂隱于其鄉。年餘。縣令以墨敗。而革命事起。罪囚盡釋。乃始挈其妻子謁丈人焉。

附原作

(甲90分)

李生者。楚人。幼穎異。不同凡兒。長從某宿儒讀。遂通五經。爲人任俠有奇氣。友朋急難。無不滅頂濡踵以從之。鄰人王某有女曰香雲。殊色也。一日從王游某蘭若。爲縣令子所見。遽令健僕劫以歸。王大驚。而不知劫者爲誰氏。有知者告曰。此縣令子也。汝女必無幸矣。王亟詣縣訴令。令舐犢情深。又不肯自承其子有惡行。乾笑顧左右曰。公子非在戚串家耶。左右皆唯唯。令曰。如是。烏得劫王女。王之言必妄也。遂遂王。王歸而謀諸李。李怒曰。區區百里宰之子。乃敢如此耶。遂抽筆爲詞。

語甚激昂。中有云。乃父執法。乃子違法。若衡以法。當同入於法。詞進。令怒甚。而慮
釀事。乃詰其子。則云。王女已於是夜失蹤矣。令曰。如是良佳。遂命王至。謂之曰。汝
堅謂汝女爲我子劫。今汝可入內一視。果有汝女之蹤迹否。王惶然稱不敢。令曰。
無害也。遂強王入內。令徧視複壁密室。果不見其女。王伏地請罪。令至是面鐵色。
厲聲謂王曰。汝今復欲誣我子乎。命左右笞之百。並問孰爲捉力。王以李對。令素
惡李。常思中傷之。而無間。聞王言。即飭役拘李。而科以峻訟罪。杖而囚之。家人極
力營救。不得出。乃赴省上控。令懼。以巨金關說。復不得直。令自是恨李刺骨。將置
之死地。會有劇盜劫物傷事主。被逮。令陰使人峻盜攀李。許輕其罪。於是李遂論
辟。故事。凡縣有重大案。必解省。昭鄭重也。李旣被誣。遂與盜同至省。出邑門。家人
環集哀泣。王某亦至。伏地悲呼曰。李公以我故。遭此奇禍。此去凶吉未知。脫有不
諱者。我何以對李公。遂大哭。觀者皆酸鼻。惟李轉洋洋如平時。吾人於困苦患難

之時。無有不愛其貌而愁其形者。倘不然。則僞飾耳。惟李則實非僞飾。蓋達死生之觀。而有奇俠之氣。臨難不懼。正無須乎矯揉造作也。李隨衆行三日。至一野荆莽逼地。四無人舍。有兩婦人迎面來。其一紅錦抹首。玉貌豔絕。其一體態輕盈。嫵媚人畫。蓋皆好女子也。行近。紅錦者遽出白刃指縣役曰。速釋李生。不則有如此木言已。以刃斬道旁巨樹斷之。役大驚。顧以其女。易之。各出械來鬥。詎甫一交手。役之械皆紛紛折。而一役斫兩指。又一役喪其耳。遂不敢鬥。但立視女子刳李生。徐徐以去。李自分已無生理。不圖途中乃有二女子來救。其驚疑之態。正與縣役無異。乃問相救故。二女皆不答。少頃。至一處。令李入。紅錦者乃指其伴謂李曰。此王女香雲。曩爲縣令所刳。吾乘夜救之。故不爲所辱。當時所以不令歸者。以其父尙向令索女。倘女歸而爲令知。則其父必無幸也。君俠氣凌雲。無故遭禍。故相救耳。復語香雲曰。此汝恩人。宜以身事之。香雲含羞不語。女出二百金曰。此區區者。

足爲一年之用度。我事已畢。去矣。遂飄然而逝。李視所處。乃古廟也。問香雲女爲何人。則云亦不知。李乃携女避居他處。年餘。縣令以墨敗去職。始共返故鄉。李生之義。紅錦女之俠。俱可傳矣。

程某

張傳普

程某。江蘇人。身長七尺。目光閃閃如電。幼時即好勇鬪狠。里兒與之遊。莫不唯唯維命。弗敢較也。既長。學技擊於同邑秦氏。三年盡其藝。尤以善飛足著。江南一帶之素稱健兒者。咸俯首師事之。程亦以力自矜。號爲萬人敵。後聞秦魯間多豪俠。心躍躍然。思往較而下之。其師屢阻不聽。單身渡江去。至濟。遇一賣藝者。識其爲江南著名之程某。與之約於某寺。以角勝負。程欣然諾。如期往。則其人已久待。謂程曰。余先祖胸任汝擊。三下而不能傷者。將還擊。勿

余責也。程易之。猛力舉拳下。賣藝者鼓氣以迎。如中鐵石。程腕痛欲折。心大懼。知勿敵。欲遁。又不敢。且不甘以半世雄名。敗於一賣藝者之手。乃盛氣倚柱立以侍。賣藝者奮拳進。程急側身避。拳中柱。柱折而屋欹。僧駭集。程因以免。遁走里許。洩急不克行。見道旁有廁所。顧窄僅容人。一老者已先在。不得已。立待之。久之不去。程不復耐。欲以足蹴去之。不謂足尖甫着老人之膝。而已身仆於尋丈外矣。老人撚鬚笑曰。江南之技擊名家。乃僅若是耶。程口噤不能聲。即渡江返里。深自韜晦。不敢復以勇力自豪。

附原作

(甲80分)

程某。江蘇人。身長七尺。目光閃閃如電。幼時即以力雄人。里兒與之遊。莫不遭其凌辱而畏避之。既長。學技擊於同邑秦氏。三年盡其藝。尤以飛腿著名。江南一帶

深入句不近情理

之素稱健兒者。莫不俯首師事之。程亦以力自矜。自號萬人敵。後聞秦魯間多豪俠。不禁心動。思往較而下之。其師屢阻不聽。單身渡江去。至濟府。遇一賣藝者。識其爲江南著名之程某也。與之約於寺。以角勝負。程欣然允。屆期往。已久待。謂程曰。余先祖胸任汝擊。三下而不能傷者。將還擊。勿余責也。程易之。猛力舉拳下。賣藝者鼓氣以迎。如中鐵石。程腕痛欲折。心大懼。知勿敵。欲遁。又不敢。且不甘以半世英雄而掃之於賣藝者之手。乃盛氣倚柱立。以待賣藝者連拳如飛至。程急側身避。拳中柱。深入數寸不能拔。程因以免。遠遁里許。便急不克行。見道旁有廁所。窄僅容人。一老者已先在。不得已。立待之。久之不去。程不復耐。欺其衰老。欲以著名之飛腿去之。不謂足未起。而身已傾出尋丈外矣。老者捋鬚笑曰。江南之技擊名家。乃僅若是耶。起讓之。程口噤不能聲。即渡江返里。深自韜晦。不敢復以勇力自豪。

某校參觀記

金可莊

吾邑某小學校。夙負盛名。余往參觀焉。至則值上課。不速客未敢擅入。因止來賓休息室。室傍課堂側。學生朗誦之聲。隱約可聞。惟中似雜有笑聲。一若深得書中之興味。而表示歡欣之意也。俄而鐘鈴齊鳴。學生退課矣。教師某君延余入。一輩小國民。威彬彬有禮。向客鞠躬。內惟一幼兒作跳躍之狀。一稍長者止之曰。參觀者至矣。毋現是態。兒即肅然。過失相規。從善如流。二兒有之焉。入教員預備室。某君出示表簿若干種。若者爲操行考查簿。若者爲教授預定錄。規畫精詳。戛戛獨造。不惟熱心可敬。其精神尤足欽佩焉。余不禁稱頌曰。表面如此。內容可知矣。先生歷蒙視學者獎許。蓋有由也。某君曰。誠然。表簿之爲物。足以增人榮譽。余耗精勞神。

諷刺無痕

於此非無所取償也。然予所慘淡經營者。尤有校園在。因即前導。至園中。其間佈置周密。奇花異卉。餘艷奪目。數兒童方伏地覓蟋蟀。見客至。隨起立。一花匠手噴壺灌溉。正勤。某君告余曰。園作本宜使兒童爲之。第力弱恐不勝。余惟愛之。故寧犧牲金錢。雇用花匠。不忍令若輩受此辛苦也。余應之曰。世人不愛金錢。卽圖名譽。而先生獨愛學生。真小學教師之翹楚也。時鈴聲復作。某君遂上課。余立課堂側。觀某君授修身課題爲孝親。中間引用韓伯愈受杖事。教師面黑板跪教壇上。掩面而泣。學生俱感動。有起立者。有鼓掌者。有跳躍者。有捧腹者。咸縱聲大笑。教師復命二生出一跪地。上一執教鞭。傲伯愈母子狀。舉杖擊兒口。呼一。二。三。四。五。師止之曰。毋擊子。無呼者。呼者。惟皂隸耳。汝誤矣。生答曰。當

語妙解頤

通篇不落褒貶語。而褒貶自見。是爲滑稽。上乘原作。改處不多。故不贅錄。

時伯俞。母擊伯俞。亦有師教之。否。師默然。余既深佩某君之能以身作則。若藝員之獻身於舞臺。其感人也固深。而某生言語靈利。又不禁忍俊不止。恐某君疑余之笑。因退入預備室。信手取一學生作文簿視之。內有一題。爲遊虎邱山記。已經朱筆訂正。以其措辭頗雋妙。特錄出之。以博一粲。其文曰。『山東省之下。有江蘇省。江蘇省之內。有蘇州。蘇州有六城門。每門之外。各有一物。如葑門外之黃天蕩。閶門外之虎邱山是也。』能近取譬。可謂善於批改矣。如此良教師。眞兒童幾生修到者。可佩也。時已飢腸雷鳴。未遑辭別。遂返廨。清夜無事。爰筆而出之。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四）

◎筆記四

天虛我生潤文

戚氏

費聲豪

戚氏。蔣亦鵬之妻也。亦鵬爲洛陽名士。而蹇於命。屢戰秋風。暴顯而歸。家貧。時時不能舉火。戚以是嘖有煩言。亦鵬怒曰。汝欲去。徑去耳。何喋喋爲。戚於是改適村中屠夫陸某。逾年。又苦貧求去。陸大怒。以刀刺其股。流血殷地。數日。創愈。則起床操作。儼然承家婦矣。然陸終嫌其有異志。思鬻去之。會有某翁喪其耦。中饋乏人。頗思續絃。聞陸欲出妻。遣人往說。遂成。戚生長蓬門。再適窶人。從不曾被羅綺而享安樂。今入素封家。繡繪滿箱。奴婢承意。頗覺意氣自豪。旣而嫌翁老弱。與一僕私。僕故狡者。誘曰。我與子昔昔相見。

情好篤矣。然而偷度陳倉。常惴惴焉。惟恐人知。非計也。盍從我去。戚曰。是固善。然子一身以外。無長物。自給且不能。況多一人食耶。僕曰。我固貧。汝獨不能使我富乎。主人之錢財。皆在汝手。汝若盜以與我。則我富矣。我富。汝尙患衣食之不裕如乎。戚心動。僕復餽以他語。戚遂乘夜盜巨萬。隨僕遁去。至鄂家焉。初。僕尙馴善。年餘漸肆。挾資作狎邪遊。數日不返。戚詰之。輒反目。一夕。僕醉歸。戚絮絮責其無義。僕怒曰。誰教汝從我。戚憤甚。批其頰。僕乘醉。捽其髮而痛答之。答已。即倒床臥。中夜心驚。惕然而醒。瞥見黑暗中有刀光。直奔其首。急以被承之。奮起挑燈。見戚立床前。氣咻咻如牛喘。面青而目赤。厥狀可怖。乃奪其刀。叱曰。惡婦將奚爲。戚之刀既被奪。陡生急智。遽大呼殺人。僕驚。倉猝間以刀猛砍之。中頸。踣地而

死。遂逸去。明發。鄰人以鳴縣。縣宰詣勘。見戚臥血泊中。狀甚慘。不覺潛然淚下。因命役捕兇犯甚急。僕星夜出邑門。行甚急。味爽。有肩輿而過者。偶不慎。身與輿觸。輿幾傾。輿夫頓足詈。僕亦不相讓。勢將用武。輿中人出。將呵止之。見僕呼曰。嘻。子非某僕耶。我方求汝。不得不圖汝。乃自來就我也。因命輿夫縛之。僕視其人。則昔日之主人翁也。遂同詣縣。縣宰命袒其衣。將刑之。見衷衣有血蹟。問所從來。支吾不能對。施極刑。始吐實。遂論棄市。或曰。縣宰即亦鵬也。蓋是時已貴顯矣。

布局頗佳。文筆明順。(甲99分)

義犬

李博亭

張亭者。浙人。世耕讀。居青龍山麓。家畜一犬。犬耳白如雪。家人因

以白耳名之。張亭常徒步山中。遊覽山水以自樂。每行所至。白耳必隨之。一日。張行于途。忽聞聲出自山谷中者。隱然若獅吼。而白耳狂吠奔跑。忽左忽右。若促主人之速歸。然張以爲此山居人偏聚。安有虎豹。殊不爲意。行數武。吼聲愈近而愈厲。巖谷震動。而白耳吠聲亦愈急。張亭駭且疑曰。此何聲也。及回顧。則一虎張利牙伸巨爪。閃閃自山中來。若將搏已者。張驚極欲逃。然足不從心。寸步不得移。一剎間。虎已至矣。直取張亭。而白耳見虎傷主。急嚙虎尾。虎痛甚。棄張而鬪。犬張由是得脫險而逃。急集鄉鄰五六人。持器械往搏虎。虎見人衆。長嘯而去。然白耳已橫臥于地。血淋漓不止。蓋爲虎所傷也。見人來。又狂吠不已。人咸惜之。移時而死。張亭感其義。以禮葬之。并屬余作記。以誌不忘。

昌黎畫記寫人物一
一生動非徒記數學
之不似終嫌致舉

王石谷山水畫記

章子恬

余好石谷畫。所藏山水。裒一冊。爲頁十有二。畫之品九。大氣磅礴者三。瘦而逸者二。清麗綿邈者一。疎疎落落。着筆不多者一。寫雨景者一。寫秋景者一。層巒而疊嶂者一。深林密箐。細如牛毛。繭絲者一。山平水遠。一望而無際者一。或濃或淡。或寫意。或工筆。或設色。或不設色。皆各極其妙。畫中之景。凡三十二。有烟。有雨。有雪。有風。有雲。有泉。有山坡。有危橋。石梁。有飛瀑。有茅舍。有山莊。有水閣。有湖廊。有亭。有臺。有船。有寺觀。有棧道。有蹊徑。有松柏榆柳。有竹有桑。有古木。有蘋蓼。有蘆花。畫中之人。有行者。釣者。耕者。牧者。爲狀不一。而物則有牛。有馬。有飛鳥。有征雁。或遠或近。若有若無。增之不可。而損之亦不可也。丁巳二月春。旅居無俚。放吟縱飲。百不

一適。牢騷抑塞而無所寄。出篋中所藏是冊。展而讀之。神與紙合。宛然身入其間。爲山遊焉。爲溪漁焉。囂囂然以忘憂。幾不知身之所在也。乃歎景物之足以移人。一山水畫冊。且如是。是無怪樂山水之仁且知也。於是乎記。

附原作

(甲85分)

余最好石谷生畫。所藏山水雜一冊。十有二頁。凡畫之品有九。峨然高而大者三。峭然峻者二。如湖莊平而無島嶼者一。踈踈落落如曠野之石陂者一。雨後之雲峰者一。蕭蕭然之秋山者一。崔嵬之壘巖者一。崩崖岫岬巍巍如北地之山者一。烟雲繚繞之危柯亂澗者一。或春或夏。或秋或天曉或雪或雨或烟雲。皆各極其妙。無有同者也。凡畫中之景。三十有二。有烟。有雨。有雪。有風。有雲。有泉。有山巔。有石陂。有平坡。有橋梁。有茅舍。有山莊。有水閣。有湖莊。有亭。有臺。有船。有寺觀。有棧。

此段既言品則師不
宜寫景但言其品已
足否則與下文複矣

道有蹊逕。草木有松有柏。有杉有榆柳。有竹有古木。有蘋蓼。有蘆花。人有行者。鈞者。耕者。牧者。物有牛。有馬。有飛鳥。或大或小。或遠或近。或有或無。皆各極其真。無有同者也。丁巳二月春。余旅居茗西之障南。適胸中有鬱鬱勃然之跡。而無從解洩者。以閱茲冊。爲山遊焉。爲溪漁焉。囂囂而樂。不知憂之所逝。心甚德之。以爲茲冊可以釋憂焉。於是乎記。

酒戰

費聲豪

白門王生。爲湘中某宿儒高足弟子。性慷慨。不屑屑於章句。又豪于飲。不醉不釋杯。踉蹌起舞。大聲吟所爲詩。或竟涕泗滂沱。作唐衢之哭。人以是怪之。王亦自知與時不合。乃益混于酒。量日以洪。其師聞之。戒曰。人生不得志。亦常事耳。何必作此玩世不恭之狀。王曰。衆人皆醉。吾故餽糟而啜醢。以求見容于世。何玩世之有。師

竟無以難。李生者亦白下人。與王最善。蓋李亦嗜杯中物者。日相聚于酒肆。雖括頸相對不厭。後李死。王鬱鬱寡歡。一日過舊酒家。浩然動黃壚之感。捉壺狂飲。頽然而醉。忽見李含笑入曰。數月不見。量遽衰乎。王忘其已死。笑逆之曰。獨飲無伴。醉不成歡。子來大佳。當與洗盞更酌。李曰。此時吾雅不欲飲。惟願君隨余一行。王曰。何之。曰。與人作酒戰耳。王欣然從去。至一處。有數人先在。王視之。衣冠迥異。且屋宇亦非所習見。問何所。則曰。此竹林中醉仙堂也。又指衆人曰。此卽所謂七賢者是。狂奴故態。依然不改。日與泉下醉鬼轟飲。且傲然自謂酒中無敵。余心不服。故邀君來。與彼等一決雌雄耳。王至此始知身在黃泉。與鬼爲鄰矣。然素達亦不懼。朗然言曰。何物傖父。敢稱雄于醉鄉。盍與乃公一較量。劉伶笑罵曰。

汝莫謂古人可欺。少頃當逃入吾禪中矣。乃取巨爵注酒以授王。曰：汝能飲此乎？王哂曰：是何難！一吸而盡，再注再盡，頃刻盡一甕。李曰：是爵飲不能暢，當易巨器。乃於腰間解一瓢，可容五石，傾酒二甕始滿。俛首作牛飲，俄傾起笑曰：瓢罄矣。衆視之，果無餘瀝。七賢者皆愕然。李復滿之，令伶飲。伶有難色。王鼓掌曰：汝向以天地爲狹，今何巨視！瓢耶，伶赧然，勉盡其半，已隕然醉矣。李曰：劉家娘子大惡，藏酒毀器，致郎君不習于酒，不則今日未必遂爲我等敗也。阮籍怒曰：小子毋多言，視吾飲，引頸盡其又半。李復注滿，令再飲。籍又飲，然吞吐口中，不能復下。王止之曰：君休矣。君胸有塊壘，容酒之地無多，過飲且溢。阮籍大哭曰：不圖今爲一二小子所敗。七賢中，王戎最狡，知酒戰已敗，思以口舌取勝，謂王曰：小子莫無

禮須知汝之遠祖。猶是吾之玄孫。汝若不恭。吾必笞汝。王猶未答。李唾其面曰。醜耳。我輩與汝等鬥酒。乃較口舌之能耶。王戎怒曰。汝李也。我將鑽之。乃出其鑽核之器。以刺李。李驚逸。王亦遽然醒。則身仍在酒家。而適間之事。猶歷歷在目也。

附原作

(甲90分)

潘岳賦踰躄而徐來
應作踉蹌

史記禹抑鴻水雖通
作洪終嫌其晦不如
直用洪字

白門王生。爲湘中某宿儒高足弟子。性慷慨。不屑屑于章句。又豪于飲。不醉不釋杯。醉後踉蹌起舞。大聲吟所爲詩。或竟涕泗滂沱。作唐衢之哭。人以是怪之。王亦自知與時不合。乃益混于酒。量日以鴻。其師聞之。戒曰。人生不得志。亦常事耳。亦何必作此玩世不恭之狀。王曰。衆人皆醉。吾故餽其糟。而啜其醨。以求見容于世。何玩世之有。師竟無以難。李生者。亦白下人。與王最善。蓋李亦嗜杯中物者。日相聚于酒肆。雖括頸相對不厭。後李死。王鬱鬱寡歡。一日。過舊酒家。浩然動黃壚之

類乃類字之譌經傳
均作類無作類者

而字不妥

感。捉壺狂飲。頽然而醉。忽見李含笑入曰。數月不見。量遽衰乎。王忘其已死。笑逆之。曰。獨飲無伴。醉不成歡。子來大佳。當與洗盞更酌。李曰。此時吾雅不欲飲。惟願君隨余一行。王曰。何之。曰。與人作酒戰耳。王欣然從去。至一處。而數人先在。王視之。衣冠迥異。且屋宇亦非所習見。問何所。則曰。此竹林中之醉仙堂也。又指衆人曰。此即所謂七賢者是。狂奴故態。依然不改。日與泉下醉鬼轟飲。且傲然自謂酒中無敵。余心不服。故邀君來與彼等一決雌雄耳。王至此始知身在黃泉。與死爲鄰矣。然素達。亦不懼。遂朗然言曰。何物儻父。敢稱雄于醉鄉。盍與乃公一較量。劉伶笑罵曰。汝莫謂古人可欺。少頃當逃入吾禪中矣。乃取巨爵注酒。以授王曰。汝能飲此乎。王哂曰。是何難。一吸而盡。再注。再盡。頃刻盡一甕。李曰。是爵飲不能暢。當易巨器。乃于腰間解一瓢。可容五石。傾酒二甕始滿。俛首作牛飲。俄頃起笑曰。瓢罄矣。衆視之。果無餘瀝。七賢者皆愕然。李復滿之。令伶飲。伶有難色。王鼓掌曰。

汝向以天地爲恢。今何巨視。飄耶。伶報然。勉盡其半。已隕然醉矣。李曰。劉家娘子大惡。藏酒毀器。致卽君不習于酒。不則今日未必遂爲我等敗也。阮籍怒曰。小子毋多言。視吾飲。引頸盡其又半。李復注滿。令再飲。然酒吞吐于口中。不能復下。王止之曰。君休矣。君胸有塊壘。容酒之地無多。過飲且溢。阮籍大怒曰。不圖今爲一。二小子所敗。七賢中。王戎最狡。知酒戰已敗。思以口舌取勝。謂王曰。小子莫無禮。須知汝之遠祖。猶是吾之玄孫。汝若不恭。吾必答汝。王猶未答。李唾其面曰。醜耳。我輩與汝等鬥酒。乃較口舌之能耶。王戎怒曰。汝李也。我將鑽之。乃出其鑽核之器。刺李。李驚逸。王亦遽然而醒。則身仍在酒家。而適間之事。猶歷歷在目也。

九華遊記

陳尙煦

九華名播江南。余邑於山之南。而未嘗一遊。亦云陋矣。今春疾初愈。久蟄思啟。適表兄徐君葵青。與友有遊山之約。余請偕行。同人

皆泥之。余毅然往。出南陽灣。至清泉水口。已抵山麓矣。入山五里。至一天門。過二天門而上。則正天門也。不十里。抵轉身洞。洞極窄。入者須轉側。蟠曲。故名。前有寺。寺中園林頗盛。然今已就荒。過之者。輒低徊焉。出三天門。登平田岡。山南最高處也。憩焉而望。曠然蒼然。不知其幾何遠。說者謂可見大江船舶。苦值重霧。不得見。繞岡右旋。不數里。則山中寺院。已兀然在望。迤邐前行。渡淨手亭。出回香閣。約二里。即抵九華之地藏塔矣。憑高以望。地成大圓形。寺院嵯峨。鐘聲隱約。加以暮色蒼烟。松風泉韻。真足令人達性忘形。夜宿於百歲宮下院。次日。遍覽山中各景。山門如市。山僧如僧。清靜地。亦塵囂哉。初謁陽明祠。牆敗棟摧。鞠爲茂草。次歷各禪院。卒至太白書堂。地居陰隲堂左側。設有初等小學。而扁門鑰戶。闕其無。

人其腐敗蓋可想見。回念山中各寺。莫不窈然而深。廓然而大。其釋子亦各勤其業。競其修。而太白書堂也。陽明書院也。昔賢遺徽。可爲吾儕託足地者。則頽廢荒陋若此。而一二士子。又自暴棄如是。無怪不能與釋子爭一席地也。可慨哉。夜甚寒。風聲泉聲。與鐘聲梵聲相間。顧而樂之。翌日。赴天臺。道出東崖。頗險峻。越長生洞。抵翠雲菴。小憩後。覺涼風砭骨。幾有高不勝寒之概。自此出拜經臺。路愈險。左倚懸崖。右臨峭澗。千峯百壑。一步一改觀。崎嶇中路。忽盡雙崖。欲合而鳥道伏。出其中。隻身可渡。不數百武。崖有字曰。非人問。萬山環繞。奇峰插前。望狀呼名。不虞訛舛。蓋踞天臺之頂。而萬峯之眞面畢露於胸腋間矣。自下院至此。僅十五里。而風景之奇美顯怪。乃若是。因嘆名山大川。洵能豁人胸襟也。午餐於長

生殿。以天寒不敢信宿。忽忽返里。餘景未盡觀。恨事也。是行之初。人皆以余孱弱。將不勝跋涉之勞。爲之惴惴。余果決坦蕩。灑然而行。比其返也。同遊者有倦容。余猶昔也。人又驚歎。嗚呼。天下事。大抵如斯。難自難也。易自易也。不畏無所難。不爲無所易。豈獨游也乎哉。

（評）文筆清順。惜少警鍊。尙宜多讀古文（甲90分）

家怡齋公軼事

朱紫鸞

高高祖怡齋公。諱奉璋。自幼業絲。因以起家。生性慷慨。所行多義舉。有葛姓者。持八百金。自江甯來買絲。發視。則石也。其主鳴官而踪跡之。卒無影響。則惟葛與船戶就比耳。纍纍兩囚。行將就斃。公因憐之。慨然代償其金。斯時公之家計僅千金也。嘉慶乙丑年。湖

屬大水。邑令勸公捐施發賑。編查貧戶。則患不足。出私資益之。不自居爲善。而人以善人稱之。

狐仙

北方多狐。人咸稱之爲大仙。表兄孫君。嘗謂前在直隸新河縣時。署中有空屋一間。向有大仙人莫敢居。一日。戲以秫酒雞卵入。供須臾。入視。酒已盡。雞卵果宛在。舉之。則中空矣。又予友某君。曾寓白門某旅館。亦有一屋。相傳爲大仙所居。長年扁鎖。從未一啓。某君不信。特移入住宿。初無異。迨夜闌人靜。忽牀頭淅瀝之聲。不絕如灑雨然。以致終夜未睡。及曉。雖無害。然已飽受虛驚已。

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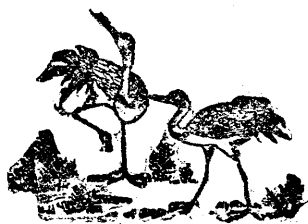
我國黃河。向傳多河神。凡神之戾止。人民莫不敬禮有加。余於癸

丑春暮遊東魯之蒲邑。邑地濱黃河。時適河神蒞邑。鄉民急報有司。因建蘆廠。設香案。敬酬神戲三日。余往觀劇。藉瞻其神。神形如蛇。首方。身色黃。固無異於蛇也。據邑人云。神分大王將軍等。王首方身黃。將軍則其首如頂冑然。身色亦不同云。

徐寶山軼事

丙辰秋。余遊維揚。嘗詣徐公祠。中庭有銅像二尊。據同遊者云。其中立者。係前軍統寶山之遺像也。並聞軍統一生行爲。御下頗多猜忌。故自衛甚嚴。光復時。以軍餉告匱。風聞某地之兵將嘩變。軍統特召其長官某甲。作平原飲。酒酣。約甲入園林散步。甲未備。而軍統遽出手鎗。向其背部轟擊。軍官遂死。軍統喜午睡。睡時身畔必置手鎗一柄。以防不測。一日。愛妾某氏。恐軍統中寒。特至榻側。

爲之加被。軍統。朦。朧。中。以。爲。奸。細。也。手。鎗。一。舉。而。愛。妾。之。頭。部。洞。矣。故。邦。人。士。有。徐。老。虎。之。稱。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五）

●筆記五

天虛我生潤文

西湖游記

方陶民

丙辰游學滬上。值春假。同學星散去。余以道遠不獲歸。空齋岑寂。狀類寺僧。意至無聊。爰於二月二十九日。與同鄉方思藻君。作西湖之游。車抵杭州。寓同學陸君永圻家。時已過午。以憊不出游。翌日。乃與二君買舟往。湖水澄清若鏡。游魚往來可數。岸旁植桃花。雜以翠柳。紅嬌綠靚。各盡其妍。遙望雷峯塔。聳出萬綠之中。清幽絕倫。至如山色之秀麗。俱出天然。誠使人目不暇接。髣髴置身在蓬壺中矣。舟抵小瀛洲。即三潭印月之後院也。泊舟岸旁。徒步往。抵石橋。橋多曲折。亭榭參差。中有巨廈。昔爲彭剛直祠。民國以來。

改奉先賢。然游人尙指爲彭公祠也。其前有巨石矗立池心。形狀玲瓏。類九獅之相搏。故名九獅石。左有小亭。面水作三角形。右有橋亭。可通曲徑。月洞中修竹萬竿。別構精舍。則即彭公之退省庵也。庵前有武帝祠。僧人居之。中有水閣。極幽邃。其前卽放生池。池凡三。而一葦可通。故名三潭。有純廟御碑亭在焉。亭後爲曲榭。作卍字形。人行其中。如入迷樓。亭前又通石橋。左右環繞而前。則達臨湖之門。門前一水接天。有三石塔立於波面。狀類酒罈。俗指此爲三潭印月。謂月夜篝火其中。則罈印入波。幻爲月影。其數凡十。蓋一罈各俱三穴。穴光映水如月。並水中之天然月影。乃成十數。亦奇觀也。惜未嘗一親睹之。維時吾舟已移棹俟於門次。即乘之對渡。詣高莊。莊之隣爲花港觀魚。僅贖碑亭一角。積薪滿地。無容

足處。但供憑弔而已。高莊爲邑紳高氏所建。頗具林泉之勝。田田樹尤饒幽致。並有疊石之山。上設危亭。下成石洞。洞中具石桌。磴夏時納涼於此。幾疑非人間。真南面王不易也。而南塘漁舍。尤冠全園之勝。舍傍有湖樓一角。拓窻遠望。水態山容。備極明媚。芰荷可十數畝。漁舟出沒如畫中。湖上別墅甚多。最華美者僉稱劉莊。窻櫺藻飾。備極繁華。望山樓上。本爲劉氏諸姬之妝閣。鏡檻雲屏。餘香可挹。惜已無人居焉。劉氏爲粵產。即滬上滄州別墅之舊主。以負官家公歛。此莊遂爲浙督沒收。其旁所營生壙。一一具在。正不知留葬何人。不節若。則嗟若。可勝嘆哉。繼至茅家埠。一游宋莊。宋氏業絲綢。乃一市儈耳。顧建築殊不俗。曲徑迴欄。四通八達。中有荷池甚廣。惜來非其時。惟見殘枝二三而已。池沿有洞。洞之上。

爲亭。過此即花園。園中遍植桃花。妍紅悅目。粉瓣落地。如鋪雲錦。殆亦今之桃花源歟。又次至岳王廟。則有無數婦女。祈禱其中。夫廟之建。原所以崇往哲而勵後人。豈求福之所耶。可笑孰甚。廟左爲岳王父子墓。前列鐵人四。皆縛跪於石欄之中。左爲秦檜及其妻王氏。右爲張俊。方俟高。余見游人有讀方爲方者。我族何不幸。乃與賊姓彷彿乎。王氏之乳。光可鑑人。蓋輕薄兒常摩凜之。顧臭穢逼人。不可嚮邇。則游人輒遺溺其身。殆以實其遺臭萬年之名歟。游竟不復返舟。沿堤而往。則蘇小秋瑾及諸烈士墓俱在焉。因命舟子移舟公園以待。三人步而往。每至一處。流連久之。既至公園。則曩時禁陛。已改磚砌之門。拾級登山。達廣亭。就石凳小憩焉。此時行路已多。疲憊不勝。多此一坐。而足愈刺痛。是以未及遍游。

已同意言歸。途次天已入暮。水色如墨。岸旁燈火。倒映湖心。呈黃金之色。而樓閣猶隱約可見。古稱海市者。其類似歟。明晨買舟復往。逕達茅家埠。行四里許。至飛來峯。峯不甚高。而秀麗絕天下。山側一洞。求福者絡繹不絕。洞上有孔。大僅逾碗。中有石佛。自下觀之。僅及其面。他不之見。蓋皆光綫所不及也。故稱爲一綫天。二君欲一近石佛。以探其究竟。卒無路可通。二君奇之。余曰。此必石匠刻成後。故絕其路。又何奇之有哉。靈隱寺距飛來峯纔數武。寺有佛。高可四丈。其側有羅漢殿。有飾帝皇像者。謂爲清高宗前身。蓋南巡時。親命匠製成者。今十全老人。儼然爲瞿曇。與羅漢同其供奉矣。天竺寺有三。相距各一里。自靈隱往。才半里。是爲三天竺。蕭瑟殊甚。更行一里。爲中天竺。亦無足觀。上天竺則遠居山右。而獨

繁盛。寺之規模亦大。寺旁有小池。埋石龍頭一具。引泉下注。迷信者擲錢於其口。擲入則大吉祥。然口殊小。擲輒落空。嘗見一人。已中矣。而以位置太出。尙非大福。再擲一錢。適中彼錢。因以俱墜。懊喪之色。現諸眉宇。殊可笑也。然僧人拾錢。日入亦頗不資耳。自茅家埠至上天竺。一路乞丐肩接。類皆瀕死之人。非洞胸則爛額。或折手。或斷足。若盲目癡瘋。猶症之小焉者也。余謂此地。不啻病人之陳列所。世之研究醫學者。一至其處。勝讀十年書矣。然聞之士著。則謂若輩皆僞飾。本皆健全。且有家室。特以此爲一種營業耳。次日爲清明節。在理正堪暢游。而思藻君因有要事。急於返滬。乃與同歸。而學校仍未開課。長日無事。獨坐寡歡。因追往事。順序而爲之記。

附原作

(甲 80 分)

丙辰游學滬上。值春假。同學星散去。余以道遠不獲歸。空院岑寂。狀類寺僧。意至無聊。爰於二月二十九日。與同鄉方思藻君。作西湖之游。車抵杭州。寓陸君永圻家。時日已逾年。且憊於車。遂不出游。翌日。乃與二君鼓棹往。湖中水清若鏡。游魚往來可數。岸旁植桃花。雜以翠柳。紅倩綠嬌。各盡其妍。遙望雷峯塔。聳出萬綠之中。清幽絕倫。至如山色之秀麗。俱出天然。誠使人目眩心驚。髣髴其身如在蓬萊也。舟抵小瀛洲。三潭印月其別名也。泊舟岸旁。徒行往。抵石橋。橋多曲折。左右十餘轉。方達大廈。自西而東。至三潭處。聞此湖能於月夜現奇麗之狀。故名。湖中游魚甚夥。蓋此處經地方官禁施網故也。游罷。返舟之高莊。中有石洞。桌椅咸備。夏時納涼其中。真南面王不易。但闢地不廣。而布置亦平常。別無他奇耳。莊之最華美者爲劉氏別墅。屋宇宏敞。陳設多貴重物。聞爲某候補道所築。後虧官款。全莊

游紀叙最宜細宜其方不可移易別處

入公。不節者。則嗟若。可勝浩歎哉。宋莊雖亦不甚廣。而構造不落俗。曲徑迴欄。四通八達。中有荷池。周繞奇石。當夫赫風灼宇。炎氣燎房。而荷花正盛開。對酒於雲錦霞標之旁。樂何如者。惜來非其時。惟見殘枝三二而已。池沿有洞。洞之上爲亭。過此卽花園。園中遍植桃花。鮮紅悅目。粉瓣落地。如鋪朱錦。蓋亦今之桃花源歟。又次至岳王廟。則見多數婦女。祈禱其中。夫廟之建。原所以報功臣。豈求福之所耶。可笑孰甚。廟右爲岳公及子雲之墓。前列鐵人四。皆縛手跪足。左爲秦檜及妻王氏。右爲張俊。方俟高。余見游人有讀方俟高爲方俟高者。我族何不幸而與賊姓彷彿乎。王氏之乳。光可鑑人。過其側者。摸弄而後去。不知飽嘗人掌。經幾何人也。游竟不復返舟。蓋過此則秋瑾蘇小及諸烈士墓俱在也。命舟子移舟公園。以待三人步而往。每至一處。流連者久之。行行至公園。入磚砌之門。拾級登山。達廣亭。就石凳小憩焉。此時行路已多。疲憊甚矧。多此一坐。而足愈刺痛。是以未及游。

已同意言歸。途次天已漸黑。水色如墨。岸旁燈火。倒照湖心。呈黃金之色。而樓閣亦隱然可見。古稱海市者。其此之謂歟。明晨買舟復往。先至茅家埠。行四里許。而至飛來峯。峯不甚高。而秀麗絕天下。山側一洞。求佑者絡繹不絕。洞上有孔。大僅逾碗。中有石佛。自下觀之。僅及其面。他不之見。蓋皆光綫所不及也。二君欲一近石佛。以探其究竟。卒無路可通。二君奇之。余曰。此必石匠刻成後。故絕其路。又何奇之有哉。靈隱寺距飛來峯纔數武。寺有佛。高可四丈。其側有羅漢殿。乾隆泥塑亦在此中。聞南游時親命匠製成者。今十全老人儼然爲瞿曇。與羅漢同其供奉矣。天竺寺有三。相距各一里。最近者距靈隱半里。名三天竺。然蕭瑟殊甚。再去爲中天竺。亦無足觀。上天竺遠居山右。而獨繁盛。寺之規模亦大。金湖貿易。咸集於此。寺中有小池。側埋龍頭一具。引泉下注。迷信者擲錢於其口。擲入則大吉祥。然口殊小。擲輒落空。嘗見一人已中矣。而以位置太出。尙非大福。再擲一錢。適中彼

錢。因以俱墜。懊喪之色。現諸眉宇。殊可笑也。自茅家埠至上天竺。一路乞丐肩接。類皆死餘之人。非洞胸則爛額。或折手或斷足。若盲目癡瘋。猶症之小焉者也。余謂此地不啻病人陳列所。世之究醫學者。一至其處。勝讀十年書矣。時日將西沈。乃從舊路而至公園。入正中亭。余謂友曰。勝地良伴。兩不易逢。今我儕至此。烏可不存紀念乎。乃題其墻曰。丙辰清明前一日。某某蒞止。復出亭。登高樓。放眼平眺。遠山近水。呈現眼簾。東望市廛。亦隱隱可見。試一俯首。則公園全景。如披畫幅。洵足樂也。園後爲孤山。放鶴亭在焉。然距園遠。但見衆石如獸。叢木因風搖拽。作搏人狀而已。流覽久之。不覺暮煙四合。知不可久留。乃相將下。比登舟。舵工午睡猶未醒也。次日爲清明節。在理正堪暢游。而思藻君因有要事。急於返滬。乃與同歸。而學校仍未開課。長日無事。獨坐寡歡。因追往事。順序而爲之記。

西湖船皆無舵不應
稱爲舵工

林剛

李博亭

會稽林剛者。膂力過人。酷嗜技擊。家小康。幼時聘師講授文學。數年不成。乃棄學就商。又不成。奮然曰。丈夫當立功異域。何孜孜若是也。我病夫之國。人人皆如是者。無復自振之日矣。遂束資求師。跡徧大江南北。年餘無所得。一夜月白如晝。道經山林。遇一古剎。已扃。不得入。忽聞寺中有閃閃聲。自門隙中窺之。見一僧。貌癯而髯青。方箕踞坐。以雙劍擲空中。起落飄拂。風鳴鉤響。庭前樹葉瑟瑟而落。寒光萬道。不可逼視。乃欣然扣門。長揖而進。曰。上人劍術實爲上乘。願請業於門。僧不答。目視剛良久。乃笑曰。居士身俱俠骨。習劍良佳。遂止宿焉。僧固少林入室弟子。精劍善鏢。而拳術更無出其右者。剛日承僧教。五年盡得其傳。僧曰。汝技已成。可出山矣。剛唯唯。方出門。而一彈至。剛接以右手。又一彈至。接以左手。既

又一鏢來。剛承以口。師曰可矣。去休。剛遂銜鏢。捧彈。距躍下山。途經深林。遇盜數十人。來劫剛。剛恐利劍不足禦盜。乃撼路旁樹。拔之。持樹挺擊。盜觸樹無不仆。遂紛紛如鳥獸散。而林剛之名。乃大振。時洪楊事起。剛投身入軍伍。每戰輒先登。殺清兵無算。及論功行賞。則反在人後。且與洪氏意見不合。遂辭歸。出謂友曰。洪氏不足與謀。其友曰。何不投北軍効用。剛曰。洪氏雖不我用。然我何忍助滿人以攻漢人哉。後賣技江浙間。以餬口度日。清貧終老。名不傳焉。此咸豐間事也。故老爲我述之。

附原作

(甲85分)

會稽林剛者。生而雄偉。膂力過人。酷嗜技擊。家小康。幼時聘師。授文學。數年不成。乃棄學就商。又不成。剛奮然曰。大丈夫立功異域。何孜孜若是也。我病夫之國。

尙不悟耶。遂束資求師。跡徧大江南北。年餘無所得。一夜月白如晝。道經山林。遇一古刹。刹已扃。不得入。忽聞寺中有閃閃聲。剛自門隙中觀之。見一僧。目癩而髻青。方箕踞坐廟中。以雙劍擲空中。起落飄拂。風鳴鉤響。庭前樹葉瑟瑟而落。寒光萬道。不可逼視。剛欣然扣門。長揖而進。曰。上人劍術。實爲上乘。弟子願投上人習劍。僧不答揖。目視剛良久。乃笑曰。居士身俱俠骨。習劍良佳。僧固少林派之入室。精劍善鏢。而拳術更無出其右者。剛曰。承僧教。五年盡得其傳。僧乃曰。汝技已成。可出矣。林剛唯唯。方出門。而一彈至。剛接以右手。又一彈來。接以左手。旣又一鏢來。剛乃承以口。師曰。可矣。去休。剛遂銜鏢。捧彈。作老鴉飛撲勢而出。途遠深林。遇盜數十人。來刦剛。剛恐利劍不足禦盜。乃撼路旁大樹。拔之。持樹挺擊。盜觸樹。莫不仆倒。盜知不敵。遂星散。林剛之名。乃大振。時洪楊事起。剛投入軍伍。每戰輒先登。殺清兵無算。及論功行賞。則反在人後。後與洪氏意見不合。遂辭歸。出謂友曰。

大樹何可拔即拔亦
不適用

未尾不點明一句則
人將疑爲抄襲

洪氏不足與謀。其友曰：何不投北軍効用。剛曰：洪氏雖不我用。然我何忍助滿人。以攻漢人。後賣技江浙間。以糊口度日。清貧終老。名不傳焉。此咸豐間事也。

伍女珠還

盧望之

蘇有伍某。初業儒。後經商家。本不饒。一子二女。衣食已慮不給。又生一女。因棄之育嬰所。未嘗不以爲憾也。後此女爲同邑周媪所得。媪亦寒微。以女紅度日。而子女悉夭亡。故撫如己出。少時。教以針黹。悉稱意。及長。慕讀書。會附近有女校。費甚廉。思肄業焉。謀之媪。以貧辭。女曰：兒以女紅所得。爲學費何如。媪不忍拂其意。遂許之。於是晨出晚歸。讀書頗勤奮。校中咸譽之。有教員伍女士。與女貌絕相似。他人見之。常疑爲姊妹。蓋伍女士。卽伍某次女也。以人言如此。歸告父。父疑焉。因囑女邀之。至。問其生平。證以年歲。且詢

之周媪。知卽爲己棄女。大喜。繼之以悲。是時伍某經商頗得利。家已小康。遂留女。並恤周媪以終老焉。里中知其事者。皆嘖嘖稱善。盧生曰。蓋有天焉。不然人之窮困。至不能育其子女者。比比皆是。若伍女之珠還也。則千不獲一。豈不可慨耶。

余氏婦

盧望之

婦出吳氏。貌不揚。嫁蘇城余某。某年初冠。書生也。以婦肥而黑。見輒走避。雖百般承奉。適足取憎。而婦行曾不稍懈。生常獨宿。未嘗一日近婦也。越半年。患天痘甚劇。醫言恐不起。一日晚間。生於昏惘中。見婦在庭前。具香案。唇翕翕動。叩首者再。叩畢。遂趨床下。抱生而睡。天明始去。生是時頭岑岑。氣息僅續。心竊怪之。不知其意何居也。越數日。生病漸愈。而婦病矣。凡五日竟死。生然後知前日

右二篇原作所改不多故不贅列

婦之所爲。蓋欲代其死耳。由是感慟。終身誓不復娶云。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六）

●筆記六

天虛我生潤文

義丐

陳尙煦

余村有農夫。少時樵採於山之麓。有二小兒戲於山頂。偶觸巨石。石砰然下墜。適傷樵者之足。脛折而仆。他樵負之以歸。昏絕不省人事。久之始蘇。其父延數醫。均束手無策。晝夜呼號。慘痛不可言狀。有丐者過其門。曰。何聲之慘若是。其父具以告。曰。余試視之。或可救也。其父延之入。曰。骨雖斷而筋未傷。無害也。於籃中出刀圭少許。令服之。痛頓減。丐曰。今晨路遇一死孩。余埋之。其骨正可用。去移時。取一骨至。令病者偃臥。醉以藥。去其斷骨。卽以所取之骨。嵌補於內。出藥數服。令且服且敷。數日當愈。請辭去。其父留之宿。

曰。余漂泊久。喜野處。勿苦我。遂去。去數日。復來省視。則病者已能扶杖行矣。其父感其德。具酒饌。邀村人歛之。籌金酌謝。酒酣。主人進酌曰。非君高義。余子且不救。謹以區區爲謝。丐曰。是胡爲者。余淪落人。一籃一鉢。走食天涯。得此一無所用。君胡爲者。主人固請固辭。主人曰。然則余奚爲報。丐曰。余視君一農家。措此大不易。且以此爲令郎養疴。甚善。苟以余德莫報。則待余墳溝壑後。歲時伏臘。君家具一瓣香。吾當領之矣。村人高其義。叩其名曰。余丐耳。上無補於國。下無補於家。辱父母。棄妻孥。漂泊天涯。流爲宇宙間贅物。名胡爲者。食畢欲行。謂主人曰。余足跡遍天下。知義莫若君。君誠樸人。事事懇篤。天福善人。是以遇余。令郎之足。一月不可疾行。百日不可任重。過此即無妨。余別矣。主人留之不得。揮涕而送之。

莫知所終。

寫丐者饒有神氣用筆亦挺(甲90分)原作未錄

宅異

盧望之

狐能爲祟。常聞於北方。今則江南亦時有之。每見各衙署及巨宅中。闢一空室。設神位曰大仙。朔望具香燭酒餅。供奉維謹。蓋恐其擾也。辛亥後。各衙署中。亦稍稍廢此例矣。而民間常有狐擾之事。城中某氏。有巨宅。素安謐。室雖多而不甚敞。光復時。宅主避往申江。遂閉其宅。無人居焉。後賃於俞氏。俞與我爲中表。表叔諱某在時。一日傍晚。坐樓上觀書。瓦上有聲如撒沙。甚劇。方驚疑間。見玻璃外有一物。向內探望。似貓而大。因叱之。舉掌擊案。砰然有聲。家人羣集。並無所見。燭之亦無。惟屋頂沙石聲。斷續疾徐。至天明乃

止。又一日。其女郎以鋼籤織絨繩。籤墮地。遍覓不見。俄聞有聲擊玻璃。視之。則籤在窗外矣。此二事爲予表叔親見。然則狐之爲祟。亦信而有徵矣。故凡人居處。宜軒敞。使風日常達。庶厲氣無所鍾。且房屋亦宜人住。若久扃閉。則潮濕穢毒。鬱積而不得宣。妖厲可以容廁其間。是猶物腐而蟲生也。

附原作

(甲 80 分)

狐能爲祟。常聞於北方。今則江南亦時有之。每見各衙署及巨宅中。闕一空室。設神位曰大仙。湖望具香燭酒餅等物甚謹。蓋恐其出擾也。辛亥後。各衙署中。亦稍稍廢此例矣。而民間常有狐擾之事。城中某氏。有巨宅。向安謐。室雖多而不甚敞。光復時。宅主避難至申江。閉其宅。久不歸。後租與俞氏。俞與我爲中表。予表叔諱某在時。爲予言忽患狐。因爲述之。一日傍晚。在樓上觀書。瓦上有聲如撒沙。甚劇。

方驚疑間。見玻璃窗外有一物。向內探望。似貓而大。因駭而叱之。舉掌擊桌。碎然有聲。家人羣集。並無所見。燭之亦無。惟屋頂沙石聲。斷續疾徐。至天明乃止。又一日。其女郎以鋼籤織絨繩。籤墮地。遍尋不見。俄聞有聲擊玻璃。視之。則籤在窗外矣。此二事也。亦頗奇異。因見狐之爲祟。亦信而有徵。凡人居處。宜軒敞。使無暗陬。則風日常達。而厲氣無所鍾。且房屋亦宜人住。不宜久閉。否則潮濕穢毒。鬱積不得宣。而妖厲可以容廁。居家者可不鑒哉。

礦中僧

盧望之

某處開礦。得一龕。內坐一僧。固未死也。手足肌肉。能蠕蠕動。惟衣服已腐。捻之成灰。灌以湯。未能飲。但點首而已。其指爪甚長。繞身數匝。鄉人奇之。欲斷之去。以眩衆。不慎傷其膚。僧淚潸然。自眶中出。撫之僵矣。聞之父老言。此僧猶蛇蟲之蟄伏。苟不使之見風。居

以暗室灌以米湯。便能醒。尤不可傷其肌膚毛髮云。

附原作

(甲80分)

某處開礦。得一龕。內坐一僧。未死也。能蠕蠕動。衣服被身。捻之如灰。灌以湯。未能飲。但點首而已。其指甲甚長。繞身數匝。鄉人奇之。欲斷去。以眩衆。不慎。傷其膚。僧兩淚自眶中出。溘然而僵。盧生曰。聞之。老父曰。此猶蛇蟲蟄伏。苟得之。不可驟見。風當居之暗室。灌以湯。便能醒。尤不可傷其肌膚并毛髮。若此僧者。以指之故而傷其身。亦可悲也。

張叔憲

盧望之

張度。字叔憲。晚清書家也。浙江長興人。能金石山水。尤長於書。但有僻性。厲京師時。同鄉求書。必察其細行。甚至探及三代。以故得其書者。嘗以爲榮焉。李鴻章爲相時。求張書壽屏。不允。旁人曰。李

公當代顯赫也。張曰：何顯赫之有。恐五百年後。人但知有張叔憲。不知有李鴻章矣。其狷介自負。乃如此。然今之人。頗重其遺墨。片紙隻字。珍逾拱璧。可知張公當日所言。非誇也。

附原作

(甲80分)

張度。字叔憲。晚清書家也。浙江長興人。能金石山水。尤長於書。但有僻性。膺京師時。同鄉求書。必察其細行。甚至探及三代。以故得其書者。嘗以爲榮焉。李鴻章爲相時。求張書壽屏。不允。旁人讓之曰：李公當代顯赫也。張曰：何顯赫之有。恐五百年後。人但知有張叔憲。不知有李鴻章耳。其狷介自負。蓋如此。然今之人。頗重其遺墨。片紙隻字。均藏去。可知張公當日所言。非誇也。

王良常

莊祖蔭

金壇王良常先生。字若霖。工書法。聲名籍甚。吾邑後宅村莊氏。其

姑家也。某歲新正。往賀年。姑因聘爲西賓。以教其子弟。假日。偶至溪南昌福寺遊。見寺僧蘸筆作擘窠書。筆力雄健。心賞無旣。不禁嘖嘖。僧回顧曰。我安足道者。聞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法冠絕一時。若見之。寧不拜倒。今歲聞應鄰村莊某之聘。設帳吾鄉。異日當以一睹爲快也。先生聆其言。恥聲聞過情。不覺頰顏欲自秘。則他日僧必造訪。轉涉欺罔。因以姓名自白。僧大喜。備道渴仰。濡筆請先生書。先生自愧不若。顧不得已。允之。而相形之下。工拙判霄壤矣。僧莞爾曰。余於斯道。僅達十之五。而先生則什一耳。先生大慚而出。恥且憤。遂辭教席。姑詢故。以告。且謂誓雪此恥。姑應給紙筆。如千數。強留之。於是杜門謝客。一意致力書法。足不出戶庭者十年。紙筆積如山林。藝益精。人得先生片紙隻字。如獲至寶。海內幾莫

不知有先生之名者而先生不自知也。某歲赴鄉試。偶遊金陵市中。遇一屠夫。宰肉不以權。異而觀之。砉然一刀。無復增減。市者請益。則對曰。余之宰肉。王若霖先生之書法也。先生聞是言。始知其名之廣云。

附原作

(甲85分)

金壇王良常先生。字若霖。工書法。聲名籍甚。吾邑後宅村莊氏。其姑家也。某歲新正。往賀年。姑欲聘先生作西賓。與語。諾之。偶至溪南昌福寺遊。見寺僧筆蘸作摩窠大書。栩栩如生。筆力雄健。心賞無既。不覺連呼嘖嘖。僧回顧曰。余安足道者。聞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法冠絕一時。若見之。寧不拜倒。今歲聞應鄰村莊某之聘。設帳吾鄉。異日當以一睹爲快也。先生聆其言。恥聲聞過情。不覺頰頰欲秘之。則他日僧必造訪。遂以姓名自薦。僧大喜。備道渴仰。濡筆請先生書。先生自愧不若。顧

不得已。允之。相形之下。當作三舍避。而僧亦嗤之以鼻。莞爾曰。余於斯道僅達十之五。先生則僅十之一耳。先生大慚而去。恥且憤。固辭敝席。姑詢故。以告。且謂誓必雪恥。姑應給紙筆如干數。強留之。於是杜門謝客。一意致力書法。足不出戶庭者十年。紙筆積如山林。藝益精。人得先生片紙隻字。如獲至寶。海內幾莫不知有先生之名者。而先生不知也。某歲赴鄉試。偶遊金陵市中。遇一屠夫。宰肉不以權異而觀之。砵然一刀。無復增減。市者請益。則對曰。余之宰肉。王若霖先生之書法也。先生聞是言。始知其名之廣云。

朱某

周遲

朱某。淳邑村人也。談者忘其名。世業農。家小康。年四十餘。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家子已授室。家庭間融融洩洩。同里咸嘉嘆焉。戊午春。鄰人爲擲骰戲。呼盧喝雉。聲騰戶外。朱某聞而技癢。遂入局共

博。屢戰屢北。懊喪而歸。顧負債已纍纍矣。不敢以告人。入室偃臥。悔亦無及。翌日晨餐甫畢。索債者已踵其門。其父大悲。視債主悉無賴子。求讓。勢所不能償還。又必破產。徘徊無策。乃向債主緩頰。謂吾子必有以償汝也。更闌。乃起朱某於床。語之曰。汝祖數代勤儉。積此微產。今汝爲博徒所算。行將典質盡矣。奈何。然汝年近五十。子亦授室。與其令父母妻子號寒啼飢以圖生。無寧汝一人早死之爲愈。汝死。則余有辭矣。吾祖產業。亦得保全無恙。汝其三思之。朱蹠而泣。誓不復犯。父叱之曰。汝猶望生乎。是直速父母妻子死矣。速自裁。毋多言。詈畢。憤然歸寢。朱察父意堅決。又自念債務急迫。如鳥之已入網羅。萬無生理。遂仰藥死。諸無賴子聞之。恐朱父以賭債逼命告發。亦不敢自至其家。事遂寢。里中人對於朱某

之死莫不交相責曰。父也不仁。然余推厥禍。因實惟擲骰一戲耳。可知博之害人也。大矣。記之以儆世之誤入迷途者。

附原作

(甲 80 分)

頗裕二字與下文矛盾

朱某淳邑村人也。談者忘其名。世業農。家頗裕。年四十餘。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冢子已授室。家庭間融融洩洩。里中咸嘉歎焉。戊午春(民國七年陰歷正月)鄰人爲擲骰戲。呼盧喝雉。聲騰戶外。朱某聞而技癢。亦欲得數貫錢。藉資揮霍。遂入局共博。豈知造化小兒。不肯作善。屢戰屢北。致使債臺高積。措債無着。頗乖氣結。垂頭而歸。不敢告人。入室高臥。次日晨餐甫畢。索債者盈門矣。朱父聞知。不勝憤恚。視債主悉無賴子。求讓勢所不能償還。又必破產。徘徊無策。祇得勸渠暫去。再作計較。乃於更闌人靜時。起朱某於床而語之曰。汝祖數代勤樸。積此微產。今汝爲博徒所算。行將典質盡矣。奈何奈何。然汝年近五十。子亦授室。與其令父母妻子。

號寒啼饑以圖生。無寧汝一人早死之爲愈也。汝死。則余有辭矣。吾祖產業。亦得保全無恙矣。汝其三思之。朱跪自投泣知悔。朱父又叱之曰。汝猶望生。是必欲令父母妻子餐風而飲露也。速自裁。無多言。罵已。憤然歸寢。朱察父意堅決。又自念債務急迫。如鳥之已入羅網。萬無生理。遂仰藥而死。諸無賴子聞之。恐朱父以賭債逼命告發。亦不敢至朱家道及。遂寢其事。里中人對朱某之死。莫不交相責曰。父也不良。余推厥禍。因實惟擲骰一戲耳。可知博之害人也大矣。泚筆記之。以告世之誤入迷途而不返者。

燕京遊記

強化誠

燕京舊爲帝王之都。自遼迄清。類皆高築城郭。設樹險阻。遊人車馬。不得自由行走也。逮民國成立。城關宮禁。漸漸弛放。勝蹟所在。但取遊資。以示制限。中外人士。得券者無不得與觀瞻。誠與民同

樂矣。戊午歲首。吾父由津郵示。將作都門之遊。余以鴨江同事羈身。不克即行。及職事辭去。而元夕已過。津門滯跡。閒却行裝。瞬又一月。至花朝後三日。吾父始得閒入都。余亦隨侍以行。此實生平壯遊之第一遭也。早乘京奉快車。行二百六十餘里。僅三小時耳。抵正陽門下車。以燕臺爲寓所。卽付行李於館役。乘人力車達西河沿。入寓小憩。午餐後。赴琉璃廠。所至多藏書畫之處。古玩文具。羅列各肆。亦可娛目。吾父好玩碑跡。遇有愛不忍釋者。出金易之。嘗語余曰。古人書帖。苟不得日日臨摹。暇出展玩。亦得觀摩之益。須知名家筆法。各不相同。有如其面。學書者不可不想像其人也。余有四癖。當以書癖爲尤甚。都門不少繁華所在。皆非我所欲往。得置身於翰墨之林。作十日遊觀。於願足矣。余謂京師爲人文薈

萃之區。園林寺觀。必有碑碣聯額。惜以庚子之役。古物多毀於聯軍矣。津門置書。恒不易得。惟於琉璃廠購得藏園九種及倚晴樓七種。兩家填曲。運筆自然。正與笠翁十種異曲同工。並置案頭。互相參覽。樂可知已。北京墨盒。素有盛名。卽付欸識於手民。囑置方圓數式。以爲郵贈親友之品。而黃銅加以電鍍。形式非不新異可觀。眞白銅者。轉不可得。工作之精。亦較舊時爲遜。工藝之好。務外觀者。其弊往往如是。良可惜也。是晚。又往第一勸業場。場以茶樓著稱。與觀音寺街之青雲閣同。實則萃賣商品。無美不備。飯莊球房以及照相館。所在多有。茶肆不過居其一部分。遊覽旣周。意欲置景泰瓷以贈親友。嫌其質太華美。品類奢侈。不合家常日用所需。卒未過問。出勸業場東行。至正陽門大街。市塵繁盛。車馬絡繹。

堪稱都中最熱鬧之地矣。父曰。文物商品。已得半日之遊覽。明日西行。當一觀農事試驗場。盍早歸休。以養遊神乎。余唯唯。隨侍歸寓。

十六日。天氣雖不晴朗。而風輕雲淡。亦春遊佳日也。早晨八時。雇車西往。所過僻巷閒街。丐徒充溢。婦孺居多數。尤有五六齡之幼兒。追逐行車以索錢者。教育普及之難。於此見一斑矣。車出西直門。又二里許。始達農場。購券入門。東即動物園。園中動物。有爲清端方氏購自德國者。有爲近時名公。出土產以寄贈者。而農場備資以添置者。居其半焉。考其產地。美洲產者。有狻猊。大豹。美利奴羊。火雞。豚鼠之屬。斐洲產者。有獅。紋馬。鱷魚。戴冕鶴之類。歐洲產者。有箭豬。澳洲產者。有駝鳥。德意志產者。有麋。有葵花鳥。有紅藍

藍黃桃紅雜色鸚鵡。印度產者。有象。有梅花鹿。有羚羊。有鸚鵡。有綠丁香。紫丁香。五彩諸色鸚鵡。法蘭西產者。有白豬。安南產者。有孔雀。朝鮮產者。有仙鶴。此皆來自遠國之動物也。他若蒙古之麇。西山之狼。吉林之熊。廣西之鯢。四川之錦雞。山西之野狸。滿洲之旱獺。西陵之黑鶴。廣東之相思鳥。吉林之梅花鹿。廣西之追風馬。北京之九斤雞。直隸之六腿豬。京兆之三足牛。江蘇之鸚鵡鴛鴦。東陵之松鴉栗鼠。則皆產自本國之動物也。農場成立於清光緒三十四年。俗有萬牲園之稱。殆指動物園言之。聞舊時所置。尙有蟒。獾。猿。猴。蜴。蜥。鷺。鷺。等。均未之見。全場面積。凡一千零六十二畝。東南一帶。有水田。有旱田。則買民地以樹藝五穀者也。出動物園。傍蓮花塘。標其地曰遊船處。於時牡丹未開。遊客寥落。故無舟楫。

繞塘而西。爲蒼芳軒。即農產標本室也。室分兩間。門首各題匾額。穀製者曰大利在農。棉製者曰乃服衣裳。又有穀製耕牛與棉製美利奴羊。亦置當門。牛則繫以銘曰樹藝五穀。穀熟民育。非牛之力。穀將焉出。粒粒血汗。因茲貴粟。毛利天下。誰不敬服。予讀其詞。不禁喟然曰。嗚呼。牛也。羊也。吾人衣食所自出也。食其力。被其毛。而飽暖思淫。不恤物力者。對此牛羊。能無愧乎。室之東。陳設多穀物。有以穀菽黏成教稼亭神農像者。取材本產。頗有巧思。入西間。則棉產之外。兼備藥物菸葉。而聖墓蓍草。亦與列焉。出室覓徑。欲嚮北行。忽見崇碑高聳。墓門在望。遂改道而南。瞻謁墓碑。知爲楊禹昌黃之萌彭家珍張先培四烈士也。楊爲蜀之革命偉人。後以反對袁黨。就義於京師。年僅二十七。黃彭張。均其患難之義友。同

以身殉。國人哀之。收其俠骨。合葬於此。碑陰鐫楊烈士殉難記。爲蜀東秀山熊澤撰。語多未及卒讀。沿塘北行。至幽風堂。若茶室。若彈子房。皆虛有其座。而無止客。因亦信步過之。西入柿園。見隔河有日本式木屋。卽度橋而南。有室曰四宜軒。又一室題匾曰瀛嶠同春。蓋其地之周圍。荷池環繞。不啻小島也。又西爲果樹苗圃。舊有卍字樓。其遺址尙存。北過棗園。循徑以西。達自在莊。有病蟲害科園藝科標本室。壁懸國恥鏡。全取害蟲排置。成紀念五月七日六字。使閱者存雪恥之心。如去害蟲之務盡。寓意深矣。過此以西。至植物園。花洞在北。菜圃在南。藏花溫室。築主字形。盆中花木。品類繁多。屬於仙人掌科者。結構超然。生有奇氣。若仙人指。仙人劍。仙人拳。白髮掌。豬耳掌。無刺仙人掌。皆是。屬於百合科。取名清貴。

避去凶惡。若文竹。君子蘭。鳳尾草。吉祥草皆是。屬於大戟科者。枝幹杈枒。狀類武器。若霸王鞭。阿戛利發是也。他如花作十字形者。有紫羅蘭。甘藍。阿利撒母等。則屬之十字科。葉可入藥飲者。有長命菊。蘄艾。馬多利喀利亞等。則屬之菊科。海棠一種。有虎耳。胡蝶。斑葉闊葉之別。松杉一科。有圓柏。刺柏。翠柏。米針松之分。余素未習農圃之學。對於植物。鮮有研究。羨彼園丁。日與花木相親。豈亦有前修之福哉。又涉混同果園以西。有室爲歐西式。陳列動物標本頗多。惜未能細覽。室之西側。即蓮花塘。與暢觀樓隔岸相對。衡宇可望。而來遠樓則又在其北矣。有酒樓名曰華春。爲遊客宴集之所。每屆盛夏。荷風送香。道暑尤宜。相傳農場西偏。舊爲某貝子之家園。後歸文姓。以事沒於官。今尙有三貝子花園之稱者。以此。

暢觀樓上。須出資購券。方得入。室中陳設。僉稱繁富。然亦不過畫幅磁器及景泰瓷與漆雕品數事而已。清光緒三十四年。兩宮曾先後臨幸。寒梅數幅。懸於中堂者。卽西太后手筆也。相國陸鳳石題詩二絕云。一枝風雪倍精神。圓嶠方壺淑景新。寫入彤毫花不落。且隨鸞鶴作長春。瓊島樓臺近水宜。暗香疏影晚來時。彩毫先占春消息。寫出寒葩第一枝。字跡固佳。而詩則不脫試帖氣也。然余自入此園。深訝書畫楹聯之不可見。得此一寓目焉。差足慰已。登樓西望。則有西山之玉泉塔。金山之願和園。隱隱可見。暢觀之名。殆爲不誣。樓前設獅像二。係古銅質。適當橫渠。聞於夏日。有泉水自獅口噴出。一上射。一下注。頗足觀也。河東有亭。作八角式。曰八方亭。亭西爲桃園。又南有鬯春堂。假巖兀峙其前。巖外石柱峭

立。故農林總長宋公之紀念塔也。回至堂後。折向東行。過三座橋。一片平疇。如入郊原。桑麻之田。彌望皆是。循途東往。有新建之室。別其居曰照像館。曰蠶絲科。曰化驗科。曰氣象觀測所。曰物品萃賣處。曰農具陳列室。時因雨絲連綿而下。疾足過之。均未入覽。而收券處已在目前。則已徧覽全場矣。計場內之布置。爲亭者九。爲橋者二十四。果園十五。穀菽蔬菜種植之區。可三百畝。園遊之客。不惟水行可以乘舟。陸行亦有乘車者。吾父足力輕健。頗喜慢步當車。環遊一周。未嘗告疲。亦可喜也。出門後。小食於麵館。雇車入城。直達長安西街財政部訪友。時已傍晚。即於友人家晚餐焉。飯後圍棋兩枰。歸寓已二鼓矣。（未完）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七）

●筆記七

天虛我生潤文

翠娘

張柏蓀

翠娘者。袁某之女也。年十八。字陳竹山之子。竹山皖人。袁某之同袍。其子秋蝶。肄業於某專門學校。著作甚富。年長翠娘一歲。結婚之後。伉儷甚篤。翁姑視之。喜逐顏開。嘗語人曰。家庭和諧。洵人生第一幸福也。某歲中秋。竹山命僕置酒中庭。藉以賞月。翠娘亦與焉。酒酣。忽聞嗚咽之聲。起自樹間。合座大驚。皆以爲鬼。而秋蝶不之信。逕起往視。則有黑影掠樹而過。秋蝶驚絕而仆。翠娘俟久。因起視之。見秋蝶臥地上。知爲鬼迷。急呼其翁。扶掖入室。秋蝶已不省人。其母呼之久。始微嚙曰。我李某也。前爲秋蝶所害。今乘此明

月下特來訪之。言畢嗚咽不已。忽大呼曰。母兒跌於園中者。何以至此。問其前言。曰。不知。急欲起。則頭重如鼈戴。翠娘睹狀。疑有冤孽。求之於廟。禱之於家。卒弗驗。而病且日重矣。窮鄉僻鎮。庸醫居多。所足道者。僅葉幼仙而已。然葉亦庸醫之流。不過較之他醫。差勝一籌耳。診之曰。中寒。急以大熱之劑進。嗚呼。寒疾未愈。喉痧發矣。再延之診。則葉亦束手。躊躇久之。始署一方。顧亦弗驗。越一日。則咽喉已潰爛。微嗽一聲。竟作長眠人矣。其父母僅一子。痛不欲生。翠娘昏絕。久之始甦。遙見蝶郎之棺。已置堂之右側。翠娘抱棺大哭。時其婢適掃庭前紙灰。見之。急勸之曰。主母勿悲。汝姑已病矣。問何由病。則曰。汝姑見汝昏絕。疑已隨主人去。故焦灼而成病耳。

重幃深掩。藥竈之火光將滅。單衾獨抱。枕間之呻吟不已。此何室耶。東廂也。亦翠娘之姑臥病室也。蓋老邁之人。一夕數驚。病遂劇。醫診之曰無效。竟不能處方去。其翁以公冗。恒不歸。床緣之側。僅翠娘與一垂髻婢耳。翠娘睹此慘狀。時時啜泣。日不安食。夜不安眠。而可惡之病魔。偏與可憐人親。曾不數日。而翠娘之姑竟長逝矣。時九月九日也。

距姑死後二月。翠娘亦病。室中惟湘榻一張。琴書半架。積塵厚至半寸。轉輾反側。終日無人過問。惟一小婢。爲之調藥進湯耳。翠娘自知去鬼鄉不遠。乃強起作書以告其父。其詞曰。

兒自蝶郎卒後。終朝鬱鬱。清滅已不自識。今竟病矣。久欲作書以告。奈暈眩不能起。卽書亦不能成隻字。幸其諒之。兒之

命薄如紙。自于歸以來。屢遭不幸。始哭蝶郎。繼哭阿姑。今則又將自哭矣。嗟夫。實命不猶。又何怨乎。父固愛兒。願許一面。否則須俟來生矣。十一月二十六日三鼓。不幸兒翠最後稟書竟。置之妝臺伴。叮嚀小婢明晨付郵。已則獨坐牀前。淚簌簌下。長歎不已。一燈熒然。更助其淒涼之景。無情風雨。敲窗作響。聲了了。然與歎聲相應和。此景此情。能不使人斷腸耶。某晨。翠娘病轉劇。點水不進。氣息奄奄。侍婢大驚。奔呼其翁。翁至。翠娘已不能聲。但以目視其翁。淚簌簌下。越一小時。竟棄其翁而去矣。袁某至。已在翠娘死後之翌日。入翠娘室。則竹山方揮老淚。見袁亦不暇道寒暄。即含淚告之。皆大悲。已而鐘鳴十二下。翠娘收殮時至矣。將易衣。胸前突出一箋。翁見之。納之懷中。事畢。出而讀之。則翠娘絕

命時遺書也。竹山且讀且泣。不能成聲。既畢。則擲諸案上。長噓不已。袁力解勸之。曰。今隻身矣。將何所寄乎。袁使其暫將雙棺寄於寺中。竹山頗躓其言。乃寄之於法海禪林。而扃其宅。已則寄身戚家。以度殘年。余嘗作七絕兩首以悼之。曰。

人生榮晦本無常。寫到篇終暗自傷。嗟彼可憐衰老父。一鐙孤坐斷迴腸。

沒情最是愛河波。好事從來挫折多。歡樂家庭今不見。空餘明月照殘荷。

附原作

(甲70分)

翠娘者。袁某之女也。袁某爲吾鄉土富。蓄有多資。翠娘年十八。字於陳竹山之子。竹山者。安徽人。袁某之同袍。其子名秋蝶。肄業於某專門學校。著作甚富。年長翠

娘一歲。結婚之後。伉儷甚篤。其翁姑視之。喜逐顏開。嘗語人曰。家庭和諧。爲人生之第一幸福。而其心之樂。殆不堪問矣。某歲中秋。竹山囑其僕置酒於後院。藉以賞月。翠娘亦與焉。方酒酣燈紅之際。忽來嗚嗚咽咽之聲。起自樹間。合座大驚。皆以爲鬼。而秋蝶則不之信。逕起往視。乃有黑影掠樹而過。秋蝶由驚而絕。倒臥樹下。翠娘見久未回。起視之。見秋蝶臥地上。知爲鬼迷。急呼其翁。共抱之入室。而秋蝶則頭汗涔涔。口緊閉而不開。其母呼之久。乃微啟其口。作夢囈曰。我李某也。前爲秋蝶所害。今乘此明月下。特來相訪。言畢。嗚咽不已。忽大呼曰。母兒跌於園中者。何以至此。問之前言。曰。不知。急欲起。則頭重而四肢乏力。翠娘睹此狀。疑有冤孽。求之於廟。禱之於家。卒弗驗。而蝶郎之病。且日重矣。合家乏術。惟束手視之。翠娘日夜不眠。爲之作看護婦。久之。病仍不起。翠娘謀之於翁。請延醫診之。蓋初猶以爲爲冤孽也。今則知其因驚而病矣。顧窮鄉僻鎮。庸醫居多。所可道者。僅葉幼

仙而已。葉亦庸醫之一流。不過較之他醫稍勝一籌耳。診之曰中寒。急以大熱之劑進。嗚呼。寒疾未愈。喉痧發矣。再延之診。則葉亦束手。躊躇久之。始畧一方。願亦弗驗。越一日。則咽喉已爛破。微嗽一聲。竟作長眠人矣。其父母僅一子。痛不欲生。翠娘昏絕。倒榻不省人事。久之始甦。遙見蝶郎之棺。已亭亭置於堂之右側矣。翠娘見之。不啻無數花針。直刺心肺。乃出而抱棺大哭。時其婢適掃庭前紙灰。見之。急勸之曰。主人勿悲。汝姑已病矣。問其何由病者。則曰。汝姑見汝昏絕。疑汝隨小主人去。故焦灼而成病耳。

重幃深掩。藥灶之火光將滅。單衾獨抱。枕間之呻吟不已。此何室耶。東廂也。亦翠娘之姑臥病室也。蓋老邁之人。豈受得一夕數驚。病遂劇。延醫診之曰無效。不能出一方。其翁以公冗。恒不得歸。床緣之側。僅翠娘與一垂髻之婢而已。翠娘睹此慘狀。時時啜泣。日不安食。夜不安眠。而可惡之病魔。偏與可憐人親。日益重。不數

日。翠娘之姑竟逝矣。時九月九日也。

籬下黃菊。花葉欲謝。石邊寒梅。含笑迎風。此何時耶。距翠娘之姑死後已隔二月矣。昔日花前月下。常徘徊於其間。并肩立於其地。談今論古。喜笑盈盈者。有二人焉。今則影踪杳然矣。溯翠娘自蝶郎逝後。索索無歡。終日惟對鏡自慚。日見其容之枯槁。時時長噓而已。加之侍姑病者。又有雙句。如此纖纖弱質。何能當此狂風暴雨之吹殘哉。嗚呼。翠娘竟病矣。

門庭衰落。何快若斯。昔日可愛之家庭。今則變爲可畏之古廟。東廂之西。有斗室焉。翠娘所居之地也。庭中古松。受霜雪之後。越顯青葱可愛。似驕此室中人者。室中病榻一張。琴書半架。積塵厚至半寸。翠娘敬臥病榻。流連枕間。終日無人過問。惟有情之小婢。尙時時送水進湯耳。翠娘一病經旬。骨成一把。自知去鬼鄉不遠。乃強起作書以告其父。其詞曰。

應用此字之感而用
斯字代之最使人厭

兒自蝶郎卒後。終朝鬱鬱。清減已不堪目睹。惟我心但求病魔之速至。以導
我會蝶郎。故亦置之不問。今竟病矣。久欲作書以告。奈頭眩不能起。即書亦
不能成隻字。幸其諒之。兒之命薄如紙。自適陳以來。屢遭不幸。始哭蝶郎。繼
哭阿姑。今則又將自哭矣。嗟夫。實命不猶。又何怨乎。父固愛兒。願許一面。否
則來生可耳。北風多厲。諸維珍攝。十一月二十六日三鼓。不幸兒翠娘最後
稟。

書竟。置之妝臺畔。叮嚀小婢。明晨付郵。已則獨坐牀前。淚簌簌下。長嘆不已。一燈
熒然。更助其淒涼之景。無情風雨。敲窗作響。聲了丁然。與歎聲相應。和斯景斯情。
能不使人斷腸耶。未幾。金雞高唱。漏聲已殘。一綫之曙光。透玻窗而入。與室中人
道早安矣。翠娘畏曉風之寒。乃抱衾假寐。俄而履聲橐橐。自遠而近。則竹山已延
醫至。診之曰。是心疾也。非藥石所能奏功。必使之開拓胸襟。則勿藥可愈。翁喜之。

使婢爲之下榻於後院書齋。此室非他。卽秋蝶受病處。而中秋賞月地也。風景依然。人物已非。噫。翠娘暗之病。旣不能愈。反增一層愁障耳。

翠娘至後院。忽忽又經一週矣。病未見瘳。轉增痰喘之症。日必數次。面色乃如紙白。陰雨霏霏。遙聞樹下。嗚咽不已。此何物耶。非李某又來乎。抑蝶郎知翠娘來後院。特來探歟。翠娘聞此聲。始則毛髮悚戴。繼乃大喜曰。蝶郎君來未。亦知汝最愛之人。臥病居此乎。盍偕我同登樂境也。顧亦弗應。但聞嗚咽之聲。若遠若近。忽斷忽續。讀者諸君。非疑我言乎。陳家後院。何多鬼哭哉。則我當補述之矣。

陳爲皖江宦家。財產萬貫。年知命。卽告老退職。建新宅一所於某村。以娛晚景。後院之前。本多野冢。陳以家無花園。爲遊息之所。乃築短牆於其側。而建亭榭於其中。春夏之時。花木茂盛。陳常居其地。以適耆焉。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陳家後院。所以有嗚咽聲也。翠娘居後。常聞此聲。亦無所憚。蓋伊以爲蝶郎必隨嗚咽聲以

至。非但不畏。且歡迎之。某晨。翠娘病轉劇。點水不進。氣息奄奄。侍婢大驚。奔呼其翁。翁至。翠娘急索盆。曰。欲嘔。翁龍鍾之人。睹此狀。不覺涕淚滂沱。乃以盆進。則數瓣血花。隨聲噴出。腥氣滿室。嗚乎。翠娘竟棄其翁而去矣。

彤雲蔽天。陰風繞地。汽笛一聲。袁某至矣。此何日耶。翠娘死後之翌日也。遙見紙灰四飛。知有異。詢之門前小婢。曰。翠娘死矣。袁某痛不可忍。奔至廳堂。閔然無人。入翠娘室。則竹山方揮老淚。見袁畧道寒暄。卽含淚告之。皆大悲。已而鐘鳴十二下。翠娘收殮時至矣。將易衣。胸前突出白箋一。翁見之。納之懷中。事畢。出而讀之。則翠娘絕命時遺書也。竹山且讀且泣。不能成聲。旣畢。則擲諸案上。長噓不已。袁力解勸之。曰。今隻身矣。將何所寄乎。袁使其暫將棺寄於寺中。竹山頗聽其言。乃寄之於法海禪林。而扁其宅。已則寄身戚家。以度殘年。余書至此。中心惻然。乃攔筆而大哭。悲其一家之骨肉。盡短命而亡。獨餘一可憐之老叟。而寄養戚家。哭畢。

成七絕兩首以悼之詩曰。

人生榮晦本無常。寫到篇終暗自傷。嗟彼可憐龍鍾老。一燈孤坐也斷腸。

困人最是愛河波。好事從來魔折多。歡樂家庭今何在。空餘明月照殘荷。

鍾字失粘
斷字失粘
何字失粘

燕京遊記 (續)

強化誠

十七日早。雲氣低壓。天未放晴。遂罷遊頤和園。改向近城散步。習聞香廠爲明代官家之廢園。警廳新築市場。當有可觀。乃由正陽門大街西南行。至則所見市塵。並不繁多。新築之新世界。尙不得買券入。問門者以何時啟閉。曰。最早在十一鐘三十分。如取熱鬧。須待下午。方有電影及戲劇可觀。余曰。予喜閑靜。故破曉來遊。曷售遊券。容入一覽乎。門者曰。此時場內。闐無一人。實不足觀。余因悟今之所謂新世界者。多以劇幕爲點綴。衆人耳目之所屬。無非

以人戲人。則吾所遊新世界。若無錫。若上海。閱人多矣。何必是。遂
忽然去之。行過某胡同。見名牌耀目。盡爲北里之門。香廠得名。疑
卽爲此。出陝西巷。忽念定製墨盒。尙未取回。乃折向西北行。繞道
琉璃廠。迨書畫入目。而考古之心。益戀戀不能去。返寓時已過午。
飯後作書二通。復侍父遊中央公園。路過郵筒。投函入之。車至長
安街。紅牆一帶。闔闔洞關。卽前代所稱皇城也。車塵馬足。無間內
外。入國殆可無問其禁矣。公園地址。在天安門內西偏。當門有石
柱亭。每柱刊古聖賢格言。有引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人不
愛錢。武人不惜死等句。竊謂舍生取義。死固足榮。不必深諱。但願
內政外交。治安無事。我國民當圖萬全之策。勿爭一死之義也。亭
後數十步。有來今雨軒。雖茶客無多。遊人逐隊成羣。接踵而至。已

非昨日之農場可比。北行又過兩亭。一成十字形。一作六角式。均不名一字。吾以其建式記之曰十字亭六角亭而已。圍牆關一門。西達廣場。北爲圖書閱覽室。西卽衛生陳列所。及三善分局。高出平地者。徧植壯丹。標曰國華臺。又有菜畦芍藥圃丁香林。各占一區。因花信尙遲。殊無所觀。又西有鹿園。門內古柏森森。恰宜鹿羣休蔭。但不見隻鹿。疑方逐逐於中原也。後行數步。乃得鹿舍。籬柵當前。內畜鹿子數十頭。惟不得壯鹿。一察其毛色。而別其爲麋鹿及梅花鹿也。西北一路。可往西華門。達古物陳列所。但已出園。非復購券不得入。時以園中勝景所在。尙未周覽。仍返故道而東。折行向南。果得未至之地。有球會。有行健會。練習弓矢者。以紅心白地作旭日圖爲的射之。善射者發皆中的。可知事無大小。熟則巧。

生惜乎古代利器。僅供今人爲遊戲具耳。過此以西。池亭花木。靡不可樂。則已漸入佳境矣。池東古木一株。立柱八方。網鐵絲爲亭。鳥雀飛噪其間。不得自由出入。同是園林棲止。仍與深閉樊籠者無異。他網畜一鷹。目如電。爪如鋒。待食於人。猶憤憤作勁氣。怪此天生羽族。必以不仁鷲鳥而搏噬之者。豈嚴霜之誅。不得免耶。抑弱肉強食。勢有然耶。池上鴛鴦。戢翼雙棲。未嘗相離。古人詠以交頸。千年尙爲少。信不爲過。亦有鵝鴨。隨波上下。殊無足取。而吾父所最愛者曰鶴。謂其舉止不苟。立身甚高。不惟引吭而鳴者可聽。舒翼而舞者可觀也。余曰。鶴能一舉千里。而止此園池。甘與雞鶩爭粒食。人亦任其游行。不加羅網。何也。父曰。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亦不肯爲人耳目之近玩。但其遠舉。必盤旋而上。非窄小苑園。

所能試其健翮。苟得其所。亦不輕去。放之必將自歸。詎得謂無獨立之操也。旋入花室。因昨已博覽農場。但覺是園所植無多。惟不分科誌名。仍多不識爲何草何花耳。室內鑿池引泉。中畜金魚。假山之頂有噴泉上射。晶瑩如珠。頗可悅目。又有室似禪龕。中懸鸚鵡數籠。神像不可得見。問居者以何廟。奈何荒涼若是。則答曰是供花神。今其像已遷地。言之若甚悽惋者。園西南隅。積土成山。高可丈餘。山下一亭。設石座。時爲東國婦孺所占。言笑宴宴。恣食狂飲。以取樂。殘食狼藉。殊可憎厭。土山之東有水榭。高臨荷池中央。畫檐朱檻。非不華美奪目。惟地宜消暑。品茶之人。尙鮮有至者。各界人士。如遇讌集。則出資假座焉。繞山而北。有繪影樓。可以照像。樓前碑立亭中。上刊清高宗題蘭亭八柱及圓明園風景詩。語皆

平淡無奇。故勿錄。又北有亞惟一之籐竹器。有正書局之書畫。雖係賣品。亦雅俗所共賞。至上林春春明館等。均爲飲食之肆。可以留賓。小坐茶居。出袖藏日記。補誌數聯。頗有可誦者。爰備述之。徐東海題春明館茶室云。春雨杏花江上客。明湖楊柳晚來詩。頂嵌館名。巧合無縫。魏鐵珊亦題水榭云。小園新展西南角。明月平分上下池。則與地點亦合。至花爲女侍者。樹是古先生。集字蘭亭序得句。竹因臨水情斯暢。蘭以當風氣亦和二聯。均未記誰氏手筆。又云。沽酒獨教陶令醉。吟詩還喜士龍能。則左文襄遺墨也。有署名二樵者云。月明含水際。松古見雲端。懸之花室。尙嫌未稱。纔出園門。忽又遇雨。返寓車資。較晴日倍多。晚因雨點不止。約棋未果。卒得電話。改期明午聚餐。并同遊宮殿。一覽古物。問何以得暇。友

告鹽務辦公。每屆星期六日。得半天休假云。

十八日天晴。因友有他約。頤和園仍未往。午前亦不思遠出。但赴近市購置雜物。登青雲閣。見銅具鋪內。有長方木匣。中設盃盤箸匙刀叉。飯具頗全。銅質鍍以白金。亦精潔適用。遂購其二具以歸。吾父鐫字匣面。集成句二。曰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并詔余曰。汝願自食其力。然食人治人。尤當加勉。子刊食德飲和四字以誌。每飯不忘何如。余曰。唯。午鐘未發。電話又來。呼車疾馳。徑赴友約。友謂文華武英兩殿。一藏墨寶。一置古珍。東殿未必長開。宜從西華門入。車抵門下。購入門券及遊覽券。先入東偏之凝道殿。內置銅地。各色盜具。屬景泰窰。惟歷年未遠。多乾隆時所製。余出袖本記錄。巡士指參覽規則勸阻。入殿多時。竟未留意規則。

頗自笑鹵莽。至武英殿分類羅列。皆歷代珍藏。余念當時。如得記錄。恐亦不勝其繁。但今日追憶其名稱年代質地式樣等。均已模糊。不能備述。但知原藏地點。爲熱河行宮及盛京清宮。年代最遠之物。當推商周之銅器。瓷則以宋爲古。以嘉慶爲近。若金銀鏤錯之五供八寶。珠寶扳紮之瑤草琪花。玉刻之佛像。漆雕之寶座。瑛絡之宮衣。絲繡之坐墊。以及彎弓直矢。長劍短刀。毛筆石硯。烟墨經文。紫檀几。白貂皮。景泰瓷。宜興窰等。皆清代物也。亦以乾隆爲多。高宗所製詠物之詩。去其甜熟。亦有可誦者。古人墨蹟。懸於屏扆。僅得六幅。書則爲張旭與文徵明遺筆。世俗可寶之物。如珊瑚。瑪瑙。水晶。象牙。翡翠。金星玻璃等。亦燦然畢收。匏器竹具。雖非美質。皆製自巧工。至以人首骨爲酒器。殊太不仁矣。同殿遊客。後至

者已見退。惟東國士女。目灼灼。口嘵嘵。尙有駢肩至者。吾輩就坐。小憩。復入西側之煥章殿。則有彝鼎尊爵。爐篚等。無一非遠代之銅器。稍北卽浴德堂。入室奧處。壁置放水鐵管一。相傳爲清高宗爲回妃所設之浴室。其建式仿土耳其。西有井亭。鑿石爲槽。槽承以鍋。煮水使熱。則注入牆之鐵管云云。徐步出門。抵收券處。有宮殿風景畫冊。及古物影像片等出售。余始恍然於參觀規則。遊客不得在殿紀錄及攝影者。非爲珍其古物之內容。而秘不示人。特爲專其出賣畫片之利耳。嗚呼。歷代精華。一旦顯露。以帝姓相傳之寶物。盡供世人之觀覽。吾不知閱者心理。將作何感想。果能敝屣一切否耶。下階而東。行經太和及文華殿前。又過清史館。寥寥寂寂。滿目荒涼。不知湘綺辭世。史事又何如。吾因是有感於近古。

之左文右武。已遞變而爲尙右之風也。出東華門。車達宮城東門外。東安市場。場內各商分攤設肆。品物至夥。戲園飯館茶社球房。坐客亦甚擁擠。或謂京師市場。推此爲首。良非誣說。吾輩擇座茶樓。俯見樓下拳客演藝。舞刀盤槓。膂力頗強。竊念今日學風注重體育。拳術已爲教練之兼科。倘得此有力者爲學校教師。當亦能一振尙武之精神乎。時見劇場已散。去客如雲。吾輩亦各駕車以歸。至友寓室。燈電斷無光。即燒燭對弈。以償隔夕之負約。局竟夜闌。友欲留行。卒以明早返津別之。翌晨八時許。隨侍乘京奉車行抵津之夕。遊興未盡。猶夢向長安市上買醉也。（完）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八）

●筆記八

天虛我生潤文

書劉孝女事

陳言

海城有孝女姓劉氏。年十七。適同邑李尊三之長子。劉固世家。父某曾于前清爲吉林某縣令。現任吉省電報局長。孝女天性純篤。雖未嘗學問。而于稗史逸事。多能言之。聞節孝行。輒稱道不絕于口。既歸李。操作循整。博尊章。懽事夫子。敬而有禮。李亦名族。其父以任北洋陸軍軍需之職。駐防直隸保定。遂家焉。後又隨營徙湖南。故六七年來。未嘗歸甯。去冬。以母病聞。孝女急奔來。而湖南去奉天數千里。及抵家。則母已不省人事。孝女憂甚。日侍湯藥。不去側。一夜。母忽囁語曰。欲起。余疴。非食人肉不能也。孝女聞之。率婢

跪佛前。焚香祝禱。解衣出臂。令以刀挖之。婢弗忍。竊避去。孝女乃自引剪剪臂。墜巨肉。血涔涔下。裹以布。猶殷然透重衣。忍痛煮以奉母。時母不食已數日。僅嚙湯數匙。亦罔效。竟以翌日卒。年五十。孝女年纔二十三。閱三月。創始愈。時民國六年十月三日事也。陳言曰。聖人于孝。特著一經。以教後世。所以正人倫維世道也。乃至輓近。禮教日衰。信義且失。遑論夫孝。而孝女以一弱女子身。能盡其孝。足以媿天下矣。或謂其舉近迂。然余則以爲達也。蓋挖肉一丸。身不至隕。母病果可獲痊。又何卹此須臾之痛苦邪。況人肉能起羸疾。曾載本草拾遺。設母不食人肉而死。孝女能不惻惻于心。悔當時不以人肉奉之。或可甦也。至於天不永命。藥劑罔效。又豈孝女所及料。然孝女之心。固可無憾于終身矣。彼世有父母既沒。

而猶戕生以殉者。是真以迂爲孝。孝女不爲也。且其聞母索肉。不驚不躁。不謀于家人。獨從容以剪之。又從容以煮之。卒爲母食。其果斷毅定。即讀書養氣之君子。不是過也。此固劉氏之家教有方。抑亦孝女之天性使然與。然孝女固不知書也。方今女學昌明。遠邁前代。湛深詩書之女子。大有人在。其涵養操持。亦有如孝女者乎。吾知必以孝女爲迂。方且斥爲迷信者流矣。嗚呼。

附原作

(甲 80 分)

海城有孝女姓劉氏。年十七。嫁同邑李尊三君之長子爲室。劉固世家。父某君。曾于前清宰吉林某縣。現任吉省電報局長。孝女性端和慈孝。工鍼黹。雖未嘗學問。而于稗史逸事。多能言之。聞節孝行。輒懽躍欲試。稱道不絕于口。既歸李。操作循整。博尊章懽。事夫子敬而有禮。牀第間雅相篤也。李亦名族。尊三君歷充北洋陸

雜記爲私家撰述非
以示之本人者故不
必稱君

軍軍需長官。駐防直隸保定。遂家焉。後又隨營徙湖南。故六七年來。未嘗歸甯。去冬。以母病聞。孝女急奔來。而湖南去奉天數千里。及抵家。則母已不省人事。孝女憂甚。日侍秩膳。不去側。亦不少休。一夜。母忽譖語曰。欲起余。河非食人肉不能也。孝女聞之。欣焉偕婢跪菩薩前。焚香祝禱。覓剪刀授婢。解衣出臂。令挖之。婢弗忍去。孝女乃自引剪刀剪臂。墜巨肉。血涔涔下。裹以布。猶殷重衣。盡透。忍痛煮其肉以奉母。時母不食已數日。僅鑿湯數匙。亦罔效。竟以翌日卒。年五十。孝女年纔二十三。閱三餘月。臂創愈。時民國六年十月三日事也。

陳言曰。聖人于孝。特著一經。以教後世。孝之一字。詎可忽乎哉。乃世風日降。禮教陵遲。以孝稱者。蓋寡。而孝女獨能以一弱女子身。自趨于孝。其舉雖近迂。其志誠難能也。然孝女固非迂者可比。剪臂一塊肉。身不至隕。而母可以獲痊。何樂而不爲邪。况人肉能起羸疾。曾載之本草拾遺。設母不食人肉而死。孝女能不愾愾于

心悔當時不以人肉奉之。或可甦也。奈天不永命。人肉罔效。又豈孝女所及料哉。然孝女固可釋憾于終身矣。彼世有父母既沒。而猶戕生以殉者。真以迂爲孝。孝女不爲也。且其聞母索肉。不驚不躁。不謀于家人。獨從容以剪之。又從容以羹之。卒爲母食。其果斷決定。即讀書養氣之君子。不是過也。此固劉氏之家教有方。抑亦孝女之天性使然與。然孝女固不知書也。方今女學昌明。遠邁前代。淇深詩書之女子。大有人在。其涵養操持。亦有如孝女者乎。

張孝女傳

汪嗣伯

孝女馬張氏。邗江人也。家貧。無以爲生。李母以女紅所得。供菽水之養。其父母由是得溫飽焉。及少長。字同里馬氏子。先是孝女矢志不嫁。願養親繡佛以終其身。既有所聞。則涕泣不從。後其母以大義勉之。則不敢違親命。然終不樂。而于事親之道益慎。蓋以爲

前此養親之日方長。今則不克盡其志矣。今年十月間。其父病劇。孝女聞之。歸省。見家徒四壁。無力醫藥。雖勢將不起。亦無奈何。哀痛莫自爲計。繼念小說中有割肝療親之說。因決計割肝以療其親。詎料腹破而肝不可得。誤曳其腸。痛極而仆。家人聞聲往救。則已奄奄一息。移時而死。孝女固已娠妊數月。而嬰兒亦死腹中焉。聞者哀其死而斥其愚。然其孝思不匱。父病已竟。占勿藥云。殆有天相之歟。

附原作

(甲70分)

孝女馬張氏者。邗江人也。素以孝行聞於鄉里。家甚貧。無以爲生。孝女以女紅所得。而供菽水之養。老親由是溫飽焉。及少長。字同里馬氏子。先是。孝女矢志不嫁。願養親繡佛以終其身。既有所聞。則涕泣不從。後其母以大義勉之。方從。然終不

樂而於事親之道益慎。蓋以爲前此養親之日方長。今則不克盡其志矣。今年十月間。其父病劇。孝女聞之。歸省。見家徒四壁。無力診治。雖勢將不起。亦無可奈何。其哀痛不可言喻。常聞人云。割肝可以起親之死。其時孝女已懷孕數月。于是痛不惜身。決然剖腹割肝以療其親。詎料腹雖破而肝不可得。誤將腸拉出。痛極而暈。跌地上。殆家人聞聲往救。已奄奄一息。無法再生。嗚呼死矣。

胡慎修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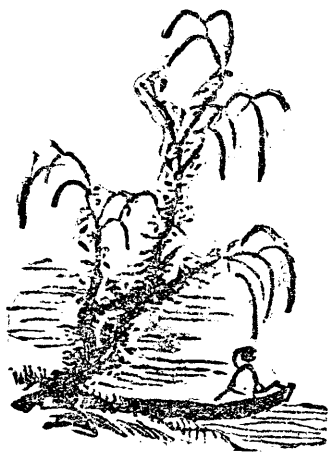
汪絜如

君字慎修。別號漪村。皖之黟縣人也。生有壯志。顧家赤貧。不獲就傳讀。年十幾。卽習賈於潯陽。然君固不以此而改其志。每當行有餘力。輒手把一篇。潛思默索。以求其義蘊。弗得弗措。嘗篝燈至更深。詰朝。又能凌晨而起。無曠厥職。孳孳屹屹。歷寒暑無間也。然以冲齡失學之人。縱使聰明善悟。而讀與衍古籍。奚能迎刃以解。則

不免時有疑難之義。君既乏師友可質。乃悉索之於字典類書。至無一字之不安而後已。君自謂類書字典。卽吾之師。故君之學問。蒸蒸而上。如旭日之升。使天假以年。所造甯有既耶。君又謂吾人不幸。生此五濁世界。呱呱墮地。卽塵鞅束縛。解脫無由。故人世間者。乃吾人煩惱之區。非安樂之境也。頗欲遁入空門。顧有老母在。去年且授室。慮無以慰先人期望。遂不果。君性剛直。朋儕有過失。輒犯顏直諫。盡其言責。人雖不無怨讟。然終視之爲益友也。君曩有咯血症。久而未愈。今秋益以他病。致不起。時年二十有五。君又嘗以學問所心得者。著爲篇章。顧秘不示人。以謂老泉廿七。猶焚棄其舊有之稿。吾年不相及。而學識又庸下。吾文縱出以示人。人卽不笑其謫劣。亦將謂之弋譽也。奚可哉。今君長逝。不知其遺稿。

何在。抑以病入膏肓。知不可救。而預爲自焚。終守其秘也耶。豈不惜哉。

絮如曰。吾與君爲故交。學問之事。頗資爲他山之助。今君往矣。余甯無悲。若君之學問。誠艱苦所得。今竟長謝斯世。致所學未奮於用。然君之病。率刻苦所致。故余今歲旋梓。乃以節勞勉君。君雖肆吾言。然病根之伏已久。蓋非數月將養。所可獲瘳。今竟一瞑而逝。嗣後匡余者何人。余其後顧茫茫矣。噫。以好學骨鯁如君者。而竟不永其年。豈造物忌才。固有然耶。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九）

● 筆記九

天虛我生潤文

鄰女月英傳

顧青瑤

起頗簡淨用筆亦增
健可喜

月英。湖南長沙人。家故業農。自諱其姓。幼失恃怙。以諸兄好博。家遂落。年十一。被鬻於滬上甬人某爲養女。某與余家比鄰。予故知女甚詳。女白皙而頤長。性亢爽。喜任事。勞怨不避。尤精女紅。總明強記。授以書。一過輒不忘。弟妹入學。有勿能成誦者。每教之。然亦未見其讀也。又善諧謔。每至余家。則笑語恆不輟。女亦非余不懽也。然在家。常終日不言笑。故不得於所後之親。明察不受人欺。僕婦多怨焉。余常誠之。弗能改。且曰。我處境異。若隨俗俯仰。如脂如韋。懼吾身將非吾有也。余然其言。其撫弟妹。友愛甚致。悉賴其保。

抱以長。常積勞成疾。其父母弗爲醫藥。且強使任事。瀕危者屢。卒以疹發而愈。蓋有天焉。余母謂之曰。使不醫而不愈。將奈何。曰。母甯爲厲鬼耳。余笑曰。人死則魂魄亦散。胡能爲厲。女立笑曰。子作無鬼論者。我當爲鬼以徵君信。因俱失笑。後徙去。不獲與余近。益悒鬱。其母以其年長。將嫁爲人妾。女勿從。閒嘗過余。亦勿言其事。一夕。以細故被譴責。越日遽吞阿芙蓉以殞。殞前二日過余。猶嬉笑如平時也。嗚呼。余爲之隣也。五六年。其生平無他友。皆謂其冷若冰雪。可畏人也。然余獨見其和易。女之死。余知已晚。又素不至其家。初亦莫詳其由。嗣於其幼妹傭婦得聞梗概。悲夫。惟其志不隨流俗。剛不可犯。而義不受辱。故得全其身而死也。卒年十八。時在戊午九月之晦。其母卒以其棺別字某姓殤子。同歸葬于某里。

謂從甬之俗也。予因歎曰：士以節行，女以貞立，人之常守也。自世風澆薄，知恥者寡，女爲近家產，初非秉承詩禮者，而獨以身殉志，豈得謂之死耶。

附原作

(甲 80 分)

月英，湖南長沙人，家故業農。幼失怙恃，諸兄好博，家以落。年十一，爲賣與滬上甬人某姓爲養女。某姓與余家比鄰，故時過從。余爲人白皙而頰長，性亢爽，喜任事，勞怨不避，尤精女紅。總明強記，授以書，一過輒不忘。弟妹入學，有弗能成誦者，每教之，然亦未見其讀也。又善諧謔，至余家笑語恆不輟。女亦非余不能懽也。然在家常終日不言笑，故不得於所後之親。且明察，不受人欺。僕婦多怨焉。余常誠之，弗能改。且曰：我處境異，若隨俗俯仰，如脂如韋，懼吾身將非吾有也。余然其言。其撫諸弟妹，友愛甚至，悉賴其攜抱以長。常積勞成疾，其父母弗爲醫藥，且強使任

事。瀕危者屢。卒以體強發疹愈。余母謂之曰。使不醫而不愈。將奈何。曰。毋甯爲厲鬼耳。又笑曰。人死則魂魄亦死。又胡能爲厲焉。女亦笑曰。子作無鬼論者。我當爲鬼以實之。因此爲笑。後徙去。遂與余離。益悒鬱。其母以其年長將嫁爲人妾。並冀易其志。女勿從。月或數過余。亦勿言其事。一夕。以細故被譴責。越日遽吞阿芙蓉以殞。生前二日猶見余。嬉笑如平時也。嗚呼。余與之爲鄰也五六年。其生平無他友。皆謂其冷若冰雪。可畏人也。然余獨見其和易。女之死。余知已晚。又素不至其家。故莫得詳悉。僅就其幼妹傭婦言得之。悲夫。惟其志不隨流俗。剛不可犯。而義不受辱。知必無愧于輕生也。雖然。微子又孰爲之傳。其卒年十八歲。戊午九月之晦日也。生未字。死乃陰配某氏。將同歸葬于某里。謂從甬之風俗也。贊曰。夫士以節行。女以貞立。人之常守也。自世風澆薄。知恥者益寡。今女農家產。非秉承詩禮教育者。而獨以身殉。風末也。得謂之死邪。

天虛我生筆記菁華（卷十）

●筆記

琴盲傳 林琴南先生改本

陳小曉

琴南先生。性情中至人也。予嘗以文就正。今年秋先生患脾濕甚劇。病中猶爲予強起刪削此篇。旬日遽歸道山。悵望京華。德音遽杳。每一懷想。輒悲惻不能息。謹刊此篇。以誌不忘。先生四公子季椿嘗來書告予。先生自改此篇後。卽不復能爲書。僅彌留時手寄高子益一函及書遺囑而已。則此一篇亦可視爲先生之絕業矣。

雍門生抱絕技而游於上都。十年無所見知。歎曰。世儉矣。盈虧之道。彼惡知之。歸乎歸乎。吾琴其終不用乎。去絃留軫。藏琴而遁於有窮。經年不歸。妻死。遺一子曰保奴。臨命告之曰。若父國工也。挾

琴以游江湖。因下壁間琴曰。若父之所手弄也。持是足以見父矣。保奴既葬其母。負琴出門。茫然不知所屆。顧頻年無所遇。因弄琴市中。乞食以求活。一日有跛丐聞琴聲。偻僂側聽。不覺移晷。歎曰。何琴聲之永也。寶奴疑爲其父。顧以盲也。不敢突與之語。則踞地而鼓琴。盲翁曰。孺子之琴未善也。師我而從我歸。琴技且大進。對曰。小人有父。將往尋求。不敢拜丈人之惠。盲翁曰。吾固目盲。能以心聽。子琴音調。叩南角以召黃鐘。主骨肉離而將復合也。留此待之。勿他適。保奴大悅。負琴從盲翁者。雍門生之師也。雍門生既南游。鬱鬱不自適。客曰。越人操不龜手藥。而不免於泝澣統者。以不善用時也。今子泥古而迂。太音希聲。以求合於當世。所謂資章甫而適越。誠爲宋人也。已不改。且餒死。雍門生遽然曰。吾向見西

國有奇器。似阮咸而腴。銅絃操縵。其音變徵。盪入肺肝。豈卽今世之樂與。吾欲用爲夏聲。取而代之。則何如。客曰。昔者夫子感諸夏之變。思欲用夷。後世作述。其在子矣。爲之下。曰。旣濟吉。用於鬼方。三年克之。雍門生旣造新器。一時耳聽。悉移注于雍門生。而雍門生終不適。曰。悲夫。琴用至廣也。吾嘗觀吾師之鼓琴。危坐斂神。六脉靜息。然後一吟揉綽注間。而清風自生。萬物胥洽。今吾器何爲耶。將愧謝其師。乃不知其師方與保奴同行乞也。他日乞于市。聞雍門之琴曰。異哉。非吾徒歟。何其聲之似也。和而澹。吾知其爲琴。清以越。吾知其爲瑟。今也非絲非竹。當春叩商。草木淒涼。夫神明散乎。內妖之徵也。氣血動乎。中亂之萌也。亡無日矣。使人問之。果雍門生也。歎曰。非吾徒矣。其聲不似我矣。歸告保奴曰。君子守道。

甯窮。勿濫。戒其門。母納雍門生。雍門生聞之大懼。造門自投。盲翁謝之曰。吾惟守約不欲隨世。沉浮故行年六十而丐也。爾貴爲國工。何見而至此。使保奴鼓琴。已握固而聽之。曰。如吾曩所授雍門生者。使之聞之。保奴鼓琴。心動不復成聲。雍門生亦悽然而悲。不竟曲而出。盲翁曰。雍門生豈而父乎。林鐘應巽。利見大人。故角絃雖淒而實和。吾聆之融融然。如歌大隧之中也。保奴大驚。欲追雍門生。盲翁曰。母然。果而父也。其人必返。雍門生果返。曰。吾之出也。若有所失。及于中途。乃盤散不能自進。意何祥也。盲翁顧保奴曰。眞而父矣。出遺琴爲信。遂互抱而泣。保奴取琴而歌。雍門生聞琴而慟。曰。吾誠負其師。乃碎其器。終身不復鼓琴。後五十年有瞽叟抱琴而過市。語人曰。琴也。則皆笑曰。常琴不如是也。使鼓之。其聲。

靜細。象皆掩口曰甚矣。叟之歎我也。打動而不聞聲樂部之琴。乃不如是。叟不直于衆。抱琴哭而去。識者以爲必保奴也。後二十年而有庚子之變。妖徵亂萌。果如盲翁之言。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出版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天虛我生筆記善華

版權所有

著者

栩園編譯社

潤文者

天虛我生

編輯者

栩園編譯社

發行者

鄭彞梅

印刷者

時還書局

代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梅白格路
和里第三弄

時還書局

E 16.33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301B



時還書局